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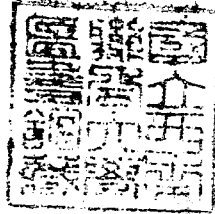
馬
年
華
報

社版出活生書讀

MA
I246.7
239

飛 鷹 旗

馬 子 華 著



中國書刊出版

讀 書 生 活 出 版 社 發 行



3 1761 3981 8

錄 目

一	旗鷹飛
六	風
九二	地福
七三	旗軍的染血
三四	鞋布
九四	荒邊
六五	晨之橋宿九
七六	！匪蠻！釘天朝
六八	木枕
八九	作工務特
六〇	點文的鐵
五一	錄雨煙
七二	灶祭

於是，他眼前幌動着青年人的一個面影，不由的坐在呂祖橋的石欄上，他看看路的盡頭，旅人的影子。他再看看稠密的牆面上粘貼着的一張畫兒；上面畫着正在行進中的武裝兵，橫頭寫着「好男要當兵！」的句子。心裏，雖則有點兒恨這句話，可是旁邊還有一張寫中「國家亡了，還有你這的鄉嗎？還有你們的家嗎？」這幾句，可又給他的氣平下去了一半了。

「對的，對的，我癡想些什麼？」
徐善伯伯自己微笑起來了。

第一批的騾馬進村寨了，趕馬人用樹枝打着，口裏吹着胡哨。馬蹄踏在橋頭的石坎上，是那麼清亮憂鬱的聲音呵！

「徐善伯伯！這些日好？」趕馬人尊敬的問。

「托福！你們辛苦了。」

「大哥有信來嗎？」

「沒有！」老人擺着頭，他看着晚霧迷濛的天邊說「他們的軍隊，不知打到那方去了！」
「莫焦心了，伯伯！他們打日本固本，你得做老太爺啦！」

老人放開喉的大笑起來，趕馬人的身影隱沒在栗林深處。

蹄聲，沉思當中，到臨了初秋的薄暮。

沉重的步子踐踏着淒涼的黃昏回去了，竹杖幫助着昏花有翳的眸子。他有點依戀邨道，那傍晚的橋頭。因為他每天在那兒坐着，來往的旅客們會告訴他些消息，那些旅人從各個城市裏把確實和不確實的時事告訴也。譬如：「中國軍首殺死了兩萬日本強盜。」「我們雲南的六十

軍在禹王山打了勝戰。」南京沒有了！」「我們的飛機去炸日本。」……這些些郵道上傳聞的消息，就等於給徐善伯伯送家信來般的，等到回村子去，他把今天的國事告訴親友和街隣。

栗園村的郵道，帶給他欣喜和悲傷，幻想和事實。聽夠，問夠了。徐善伯伯才回去。

徐善伯伯也跟別的人一樣有一塊耕地，靠大老爺保佑，收成好的話，一家人還算是小康。他的兒子才調到第二期常備團隊去不久，誰也沒有想到竟被改編成正規軍開拔到遙遠的外省參加抗日戰爭去了。翻開家譜，倒不微賤。沐英爺爺遠征南蠻那朝代，徐善伯伯的祖先是跟着做個小軍官，「五月渡滬，身入不毛。」的遠征來的。那麼，子孫投軍，倒也並沒有辱沒先輩。可是，「年老偏愛子，」事情擺在眼面前，他有說不出來的苦。兒子肩着槍離開村道以後，他懷念，他夢中也不安。然而老人生來有一付愛面子並且識大體的心，保甲長說：

「徐善伯伯！你的兒子爲國家出力，夠面子。以後政府還要賞賜表忠牌，飛鷹旗，可不要你完糧上稅，子弟唸書免學費……唔，頂呱呱！」

「是，是，爲國家存亡，應該應該……哈哈。」伯伯顯得分外的樂觀。

他住在村裏很多馬店的那條街上，是一間一半堆着穀子和農具一半居住的暗樓。村子裏的青年夥子，趕馬人，都愛這老頭子。每天晚上，在那暗樓上，或則是馬店裏，徐善伯伯身邊繞圍着不少的人。

喜歡慢慢地一口一口的喝着升酒，更喜歡在酒後談天講故事。他和靨的眼睛看看周圍的人。他提起好像孩子般的尖嗓子說話。

「你們這村子裏有心出門打戰的怕很少罷。在我們鎮上可不然。青年人，不，老得像徐善伯伯這樣的也有，大家都爭着要去。」一個異鄉的投宿的旅客向他說。

「不！你錯了。我們栗園村的人不有縮頭烏龜！」徐善伯伯氣忿的說。

隨着，他，這和靄的老人，告訴外方人一些自己鄉寨裏的「英雄」的故事。他一段段的說出來。

(二) 兄弟

徵調壯丁入伍的命令，是由區長帶到我們栗園邨來的。按着門戶，董家的兩弟兄得要出來一個。他們都是年富力強的漢子。家裏面僅僅有年近六十的母親。

「董克標！四月十三到縣城受驗！」這是指定了他家的大兒子去的。

董克標這傢伙在我們栗園邨是出了名的地痞子。他的個子是瘦高得好像燈杆樣的。成大穿着一件麂皮對襟的領褂，歪戴着破帽兒。「成事不足壞事有餘的。」他曾經在隣村的賭博場上殺傷過人，他曾經在插秧的季節調戲年輕的姑娘。

「唔，我早知道，還輪不到我呢。」

他顯得分外的倔強和不高興，

跟他年紀上下不多的弟弟曉得他們心跡；他怕事，更怕出這麼「遙遠的門，是的呀，明白白地是要開上前線去的，矮鬼的炮火是那麼利害，準是沒命的。要是不關餉，「光着身子見閻王」才更糟。所謂「金窩銀窩不及狗窩。」還是栗園邨好。到底「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

「呀。」

「狗屁，他用五牛來拖我也不去！」

「可由不得你心性呀！阿哥！」弟弟說。

「我自有打算！」

「好，看你！」

日子促迫了，董克標這小子的「打算」一點兒也不見影響，他甚至半夜三更不歸家，六十歲的媽媽沒奈何他，在菜油燈下獨兒偷彈着老淚。

「克標！這會可不是耍的；還是回心轉意的好。」媽媽苦勸他。「別牽連家裏。」

「不牽連，不牽連，少要嚕囉。」他把酒碗往地一摔。

哈哈，日子臨邊了，這鄉子像鼎沸的鍋水，而董克標的「打算」可現了原形——

一向平穩的栗村顛慄了，陰暗疑慮的神色籠上這村寨的長老和婦孺。

董克標們爬龍背做匪去了！一百多些逃走的壯丁，四十幾支獨響毛瑟槍桿子，他們居然也幹起「綠林好漢」來了，真是些無恥的反叛呀！

傳聞！他們才下壩就向山脚的羊街子索款派糧。有一個不得志的鄉學老師替他們做文告，鷄毛火炭的擲一封信在羊街子說：

「……現款七千，米糧二十石，豬油二百斤，槍五十支，鹽三百斤，騾馬四十四，……三日送到軍部，若有延誤，大軍下壩，鷄犬不留……」

初二那天，羊街子被搶劫，被焚燬，火光燒紅了半邊天。

枊要來了，栗園村裏大群的騷動。

全村的人準備逃走。

「董克成！你的哥哥們真罪過呀！他們，既不顧上前線去殺敵人，反而在地方殃民。……」
 哎，你的哥哥！」

「你的哥哥！」這句話給年輕的董克成心裏頭刺了一刀般的疼痛。他感到無比的羞恥。他感到無限的罪惡。自己一向在栗園村裏是清清白白的。給人信任，給人垂愛。可是到了今天，誰也帶着仇恨的眼睛不理他自己，甚至於癩狗也不願靠近自己的身邊。

真的，董克成就跟他的哥哥簡直是兩個人，他老成但很聰明，靈敏的軀幹，流動的眼睛。從小他是讀過不少的詩書，還兼上從書販子那兒買了來的三國演義，水滸，七俠五義……等等的小說。他識大體，懂得是非。

他忿慨的說：「不，他現在已經不是我的哥哥，那壞蛋！」

「爲首的就是他，董克標若果沒有，那窠毛賊可就散板！」有人告訴克成。

「我知道。」

在一個夜裏，克成帶了小插子離開栗園村，他從深山密林間去找他哥哥帶領的匪黨，終於遠遠的看見岩壁間露出一團火光。

「什麼人？」步哨在黑暗處把槍板動惡聲的問。

「是我，董克標的弟弟！」

步哨盤問以後讓他走過去，他在茂林處看見匪衆們圍着火堆，喝酒，賭錢，他的哥哥攙着

一個鄉姑娘。

「你來幹什麼？」

「我也要入夥！」他爽快的答。

「那不行，媽媽可沒有人管。」

他苦笑一個，沒有答應。

據傳聞後六天晚上，董克成看見他哥哥睡熟以後，乘其不備，用刀子把那叛逆殺死了。他爲了國家除掉一個等於漢奸的叛逆，可是他唸過的那些書裏告訴他，也忘不了友愛的手足之情，所以他曾經泣哭着把屍首葬在山陽，並且向那些黨羽說：

「我大義滅親，爲了國家多難，大家何苦以父母潔白的遺體上山爲寇。今天晚夜，要是小家不以爲然，就殺掉我罷！要是以爲我說的對那就大家一齊下山，爲國出力。」

結果，匪衆都願意下山。投到遠征日寇的軍隊去。

四月十三日的日期了，栗峯邨的老幼們去送殺死哥哥投軍抗日的董克成和曾經爬龍背的壯丁們。

爆竹的聲音裏，大家呼喊着：

「祝你們早日凱旋！」

他們呢，踏上了栗園邨道。

(二) 香杏姑娘

香杏姑娘的綽號叫「玉觀音」，這也當可以表示她是怎麼標緻的女孩子。現在大概才有十九歲，嫁人以前，在每年「百花會」的時節，多少小夥子就像蒼蠅般的死釘着她。唱曲子，跳蹄籬舞，有些人甚至說「做夢也看見跟玉觀音在一起！」

她常常穿一件洗得又乾淨又翠藍的布衫兒，頭上老是頂着青色的頭巾。有時也戴着頂絳紅纓的窠帽。在帽兒下面那塊雪白而有紅暈的臉蛋，慍恹着白菜眼歌唱曲子的時候，她的聲音正像春山裏的杜鵑那麼響亮。

「祇要她看你一眼，這一眼，也就夠了，也就夠了。」年輕的人們感嘆的說。

結果，人各有主。她嫁了陳應龍，那栗園邨大戶人家的少爺。但是，誰也不因為她嫁了人就冷淡她，「渾水不落外人田。」橫豎陳應龍並沒有「折福」，配得上。

陳應龍在縣城裏進省立中學，很用功。因為對人客氣，沒有大少爺架子是會結人緣的。每一年學校裏放假回來，村裏人很親洽的對他。

香杏姑娘跟陳應龍的感情，親密得給人嫉妬。真好像一刻也分不開的樣子。可是她是識大體的，丈夫要去唸書的當兒，仍然是那麼高高興興的替他洗衣裳，整行李，送出了石牌坊。

曾經生了個小孩子，成天逗弄小孩子也就不覺得寂寞了。

郵差送了一封信到家裏來，香杏姑娘的父親是秀才，當然她是不僅能唸，並且也能寫，那封信是陳應龍從縣裏寄來的。裏面說：

「香杏妹妹：

本年度的暑假不放了，現在全省中等以上的學生都要調集在省城學集中軍事訓練。

「現在我們準備十八日起程赴省，不回家來了。請你轉稟雙親大人。」

等到全省的學生集訓完結以後，陳應龍來信說他們快要畢業了，畢業以後政府委爲少尉小隊長回到本鄉來訓練團隊壯丁。那時也可以見見面。

這件事引起了很多的反響，當然最主要的是陳府裏的老人們的焦慮和反對。他們以爲有點面子的人家不應該有人去當兵，其次就是恐懼會有出征的一日，所以家裏首先是父親怪自己爲什麼叫自己的兒子進中學校，其次是母親哭哭泣泣的不放心。

「這沒有關係的，他會回來。政府要集中訓練哭也沒是用。如果有錢人家的子弟就出門，那麼是不是窮人家的子弟就活該去死？」香香姑娘居然有這麼大的胆量敢在公婆面前後這樣大不避的話。

「你胡說！婦道人家懂得什麼？」公公不高興的罵了起來。「你真一點良心也沒有。」

「不是沒有良心，這樣吵鬧出去給人家笑話。」

「誰敢罵我們？在這栗園哪？」

「當面別人當然不說什麼。」

香香姑娘終於把陳應龍期待回來了。陳應龍的頭髮剃得光光的，穿着草綠色的軍衣少尉的領章和刀帶，更顯得他是年富力强的青年軍人。

「以後怎麼樣呢？」她問。

「在城裏訓練團隊。」

「不開差嗎？」

「也許開，也許訓練以後，自衛鄉土。」
 族長，街鄰，同學，大家都以羨慕的眼睛看他，甚至於自己的很多佃戶看見他，熱烈的走上來說：

「龍哥！你當官長，我們願跟你去當兵去。」

他祇着點點頭答應說：

「好的好的，有志氣。」

陳應龍還有點依戀和嬌妻的相逢，遲遲地不願回隊去。可是香杏催促着：

「去罷！去罷！國家到這地步，怎麼好就攔呢？」

「我們再親熱一天罷，」陳應龍悄悄的說。

「不是我……心硬，其實我難道不想……」香杏的眼眶一紅，淚珠不由自主的流下豐滿的臉盤上。就好像春雨過後的薔薇。

「唔，我知道你是明白大體的人，妹妹！」陳應龍顯前很不安的說：「明天，明天就走。」

他當晚向雙親告訴要啓程去訓練團隊，父親馬上發怒起來不准走。可是據陳家的長工出來說，香杏姑娘自己開後花園的小門讓陳應龍在黎明時分逃走了的。

由於這些情形，有些村子裏的無賴和飛長流短的婦人，都奇怪香杏姑姑這種反常的舉動，因為別的女人死拉住自己的丈夫不放手，可是她却悄悄的放男人走掉的。有人曾經因之說香杏姑姑是患了神經病，有人甚至於說她有了外遇，巴不得自己的丈夫不在家。

在家裏，她更受不了這樣的氣。婆婆成天泣泣哭哭的他罵「破敗星」。若果有三足兩短可要她負責填命。公公罵他「賤皮子」，不會享福的東西，早知道是這樣一個狠毒的人，還是不不要替兒子討過門來的好。於是，香香姑姑在大戶人家裏成了比奴婢不如的多餘的東西。理會她的，祇有那小孩子。

在那些日子，香香姑姑却沉悶起來了，鎖住眉頭，成天不說話，頭髮亂得像鷄窩，從不梳理。臉龐顯得一個月比一個月的消瘦下去。在鄉街上也很少看見她了。

「少見的怪人呀！」

「不知道她打什麼主意，」

很多人懷疑的說。

有些跟香香姑姑熟悉的女伴問她：

「你真是個自討苦吃，年紀這麼年青的。」

「大姐！你不知道，在這種國家危急的時候，什麼人都有責任的。就是我們女人也不能這樣像平常那樣的過日子，何況他們男人，若果有錢的人就可以依錢依勢的不去，難道窮人就活該離鄉背井。我們相處的日子還長遠，我不願應龍給人家落一世害裏腳癩的罵名，一輩子出不了頭。你說是不是呢？」香香姑姑說「你看，鄉裏出征的人已經很多了。」

「對，對，你真聰明。不像是在栗園邨長大的女兒家。」問他的人祇好連連稱是。

政府的命令，各縣把訓練好的團隊在一個月以內集中省城，運輪到前線補充作戰。陳應龍——這有千畝田地的少爺再沒有回家來告別家人的機會了，他果真要到雲山重重的前線去，從

這山國。

這消息才傳到栗園邨的第二天，驚奇的事又相繼發生了：

「香香姑姑逃走了！」

於是那些飛長流短的人證實了他們的論議。說她是「私奔了」。但是在邨裏並沒有找到一個青年男子的失蹤。

可是第二天的下午，有人看見香香姑姑騎着一匹騾子在邨道上奔馳去了。騾子上的姑娘穿有樸素的衣褲，頭上戴着有紅絡繹的簷帽。知道她的人問她：

「上那兒去呀？」

「省城去！」

栗園邨的人在灰色的破欄樓邊看那粘着的一張字，是她寫的。

「我到省城去參加婦女戰地服務團，我要到前線去。請轉告我的家裏，好好的照看陳應龍和我生的小寶寶。告訴他，他的父親母親都爲了國家的存亡，到前線和日本鬼子拚命去了。」

（陳香香書。）

從此以後，百花會時節，「玉觀音」再也不見了。栗園邨的人懷念着這一對夫婦。

（四）秋收

栗園邨前面那一望無限的田畝，變了樣。一片深黃色的波浪。田畝裏的稻子，在靜寂中長成了。牠們伸長着腰肢，在風裏擺動着沉重的頭——那飽結着實的穗。

八月左近，栗園村的農人們是最緊張的時節，他們爲着自己的生命，爲着自己一年的收穫而緊張。

是的，這是收穫的時節了。

若果不幸的話，日子一耽擱長久，稻穗的頭上長出了青色的芽。若果不幸的話，大雨來時，把稻子全淹沒了。若果不幸的話，給人偷割了去。……若這些些不可預料的危難若果真的來時，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完了。

要把握這時間。

但是，栗園村的老幼的焦慮更要利害，因爲他們的男子們，平常收穫時的英雄，已經有很多很多的拋別家鄉到遠方去了，甚至於在敵人的屠殺下喪了此生，甚至於影信杳無莫知去向。那麼，把握這時間的壯年農人沒有了，他們的孩子，他們的老父在看着自己的生命線——淺黃的田畝發愁：

「我們找什麼人來收穫呢？」

「我們的人怎麼還不歸來呀？」

年老的徐善伯伯現在也不向人講什麼故事了，他老例的扶着竹杖在栗園村外的橋頭徘徊着。他嘆息着自己的兒子遲遲的不歸，他的田畝讓誰人來收割。

好像是一重重的黑霧沉壓在栗園村的山凹裏。

一天清晨：郵長，保甲長，一齊的在村街上出現。常備隊的手裏，拿着很多很多的旗子。「飛鷹旗！」常備隊說。

村長按着名冊，在每一家出征軍人的大門頭上，插上一支這麼樣的旗子——那旗子是尖角形的，藍色的布上飛着一支白色的大鷹，鷹的嘴裏含着圓圓的地球。

在陳應龍家門口，插了兩支。

村長說：「這是政府發給你們出征軍人家屬的，有這個可夠面子，切莫把牠失落了呀。有了牠，以後不攤款派役，子弟讀書不要錢還有村子裏的人都要幫他家的忙……」

「夠面子，」是的，栗園村的人更叫鬧。每一條街的旗子都插遍了。可是，徐善伯伯不高興的把自己的旗子拋在地上。大家看着他不高興的樣子。

村長奇怪的問：

「爲什麼？你不要牠？」

「有什麼用？我的田沒人收穫！」

「別着急罷！伯伯！有人來替你割的。今天，頂多明天。」

這話是真的，翌日的上午。邨道上走進來從城裏派來的常備隊，他們人很多，還吹很響亮的號音，他們很高興的在列子裏看看圍着他們的栗園邨人。

石橋，牌坊，碉樓，邨街上都粘遍了紅綠色的紙條。上面寫着：

「優待出征軍人家屬！」

「常備隊不要工錢替你們秋收。」

「……………」

「……」
全栗園村人們瘋狂起來了，他們高呼着去歡迎替自己收割的常備隊。每一個村人的喉嚨沙啞了，他們的臉紅了。尤其是徐善伯伯說：

「好的，好的，我說大家都要爲國，……」

從那一天起，田野裏都架起了稻架，從前是農人現在是常備隊的壯丁們分散在田畝間，他們把褲腳管拉捲起來，踏下有永的田裏。或者乾燥的田裏。祇聽得鐮刀發出沉重的聲音。

秋陰下，栗園村的女兒，常備隊的壯丁的歌聲響澈了大地：——

「去罷，你安心的去！」

有我們替你呀出力。

多殺幾個仇人罷，

有比鐮刀利害的東西在你手裏。」

徐善伯伯扶着竹杖看看人們緊張的工作，他點點頭微笑了，他祇是說着：

「好的，好的。」

風

(上)

高黎貢山的風，吹過這蠻荒的原野！

這兒，是亞熱帶的地方，你看罷！山峯上長遍矮小的灌木，粗長的茅草。牠們是那麼繁茂，那麼強韌呵。在碧綠的怒江的緩流上，在高峻的山峽中間，終年總是浮凝着朦朧的白霧。尤其在正當中午的時候。「緊芒市，慢怒江！」這句土語是在告訴你慢慢的渡過怒江去，因為要到下午才不至於那麼酷熱得使你窒息。

怒江以西，中緬未定界以東，是那海拔三千公尺的地帶，是那芒市的大田野，芒市壩子，在這一帶是稀有的，牠廣闊到幾乎看不見邊沿。牠肥沃，生長着豐富的農作物。管理着這肥沃的土地的，在名譽上是邊區的龍陵縣治，實際上是土司官的手裏。

清晨，晴朗的天空飄忽着淡白的雲朵，陽光射臨在芒市的背上。鳥聲在密盛的樹林中間低聲的呼喚着，大地如像少女一般的美麗和靜穆。

風掠過芒市的原野！

「呵！這麼大的風！」

他，康友諒慢慢的閒踱着。看看已經久別的景象，顯得分外的可愛分外的親洽，六天一次的芒市街期已經過了。那些各方集攏來的小商賈已經到別的地方去了，在街子上再沒有騾馬的

嘶叫，再沒有米糧的堆集，再沒有各種族人不同的言語的喧囂。寬大的土路上祇有被風吹起的灰塵，祇是搖曳着的樹影。在道路的旁邊，整齊的排列着幾根細木柱撐支着的草棚，這草棚是街期時給那些商賈擺攤售物的。現在牠們是空虛的單調的排列在路邊。

他走到盡頭有叢林和溪流的地方，遠遠的聽得呼喊，他閃在路邊，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孩子趕着羊羣掃過自己的身邊。羊羣在前面走着，那孩子穿着白布的衣服，赤着一雙結實栗黑的腳掌。經過康友諒的身邊時，黑大的腫子看了看他就過去了。

「喂！你去放羊嗎？」

「唔？」

「等着罷！我跟你一道去！」康友諒追趕上去。

康友諒把自己是誰告訴了這孩子，可嚇壞了這孩子了。真的，他是康士司的獨兒子，他若果不高興的話，真可以殺死幾個人等於殺條狗。子民們都得敬畏服從他士司家的。

「你別害怕，我不怪你，因為你還沒有早過的。就早過也許忘記了。」康友諒拍拍孩子的背脊。

他得天獨厚，生在康士司的家裏。康士司祇有他這麼一個兒子，當然是鍾愛如珠的。很早就把他送到緬甸的瓦城去讀書。他先後曾經到過新嘉坡小呂宋等地。後來在上海讀了六七年的書，在大學校畢業才回到自己的故鄉來。他是在「八一三」的淞滬戰爭結束以後才動身的。那時候他還是被父親的書信召回家來，要不是因為經濟困難，他老早參加什麼救亡工作到前方去了。並且他也存心想回家來做點對國家有用的工作。出門離鄉太久，所以很多人都記不得他

了。

雖則他是土司，那周圍幾百里的田林山澤的所有者的承繼人，雖則他是地方上了不得的讀書人（這擺夷民族中是少見的）但是，他很謙和而且智慧，這完全是接受了更高的教育所致。

這放羊的孩子很可愛，他是這麼覺得。低下頭問那孩子道：

「叫你什麼名字呢？告訴我！」

「都藍！」孩子說出夷人呼喚他的名字。

「哦哦！很好孩子。」康友諒用夷話說：

「我正好沒有事，跟你一道去玩玩好嗎？」

都藍奇異的點點頭。

康友諒是穿着白襯衫和白法蘭絨的褲子。在頭上戴着頂白草帽，和都藍並肩的趕着羊羣走了去。

他們走到一座小山腳邊，太陽已經正正的當頂了，又因為剛剛走了很多路，酷熱得很。在山上，生滿了很多番瓜樹，芭蕉，和棕櫚。他們讓羊羣在吃着小草，兩個找了個陰涼的地方坐了下來。

「你覺得辛苦嗎？」都藍很關切的問他。

「不，不怎麼。」

「我們是天天這樣走很多路的。」都藍有點矜持，又有點傷感的沉吟道。

爲了這句話，康友諒對這窮孩子更覺十分憐恤。

「都藍！你家裏在做什麼？」他問。「我想是可以過日子的罷？」

「不！少爺！我們簡直生活不了。譬如說我們耕種的那一塊田是從你家討來耕的，每年雖可以出兩發穀子，結果有一半是上給你家的糧，有一些是還了賬，所餘剩的已經不夠一家人吃了。少爺！你不知道，我的叔叔就因爲生活不了才逃到緬甸那邊去的。」

「逃到那兒幹什麼呢？」

「他現在是在片馬做開金礦的工人。」

「你們呢？」

「我們可想不出辦法了。」都藍的眼睫毛被浸溼了，他悄悄的淌下兩滴淚珠來。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一樁事情般的問道：「少爺！我想你才回到家鄉來，恐怕不知道罷？這兒很多人家，連山頭人也有都把家悄悄的搬到臘戍，八慕……那些地方去了。」

「爲什麼呢？」康友諒驚訝的問。

「他們過不了這兒的日子，你想，錢糧又要交得多，自己是不夠吃，土司老爺若果不高興，動輒都會要命的。聽說要打戰，漢官向老爺們要我們去很遠的地方打戰，不干我們的事，誰顧去呢？大家搬到緬甸那邊去，英國人多好，給每一家五畝田，還給上一條水牛犁田呢。又不納糧，又不上稅，什麼人也不管你，可以舒舒服服的過日子。所以大家都搬去了，哦，有幾百家了，別的地方還有。」

康友諒是受過完好的教育，他懂得這是一件危險的事。這大量的移民不僅是對於他父親統

治的土地是一種違害，並且對於國家……暗國家也是不好的……

「說的話是真嗎？」他追問。

「是真的，少爺！」

「你說的要打戰，我到想起了一件事問你，你知不知道我們是那一個國家的人？」

「這，知道的。」都蘭這孩子好像很不懂的樣子，仰着他蓬亂的頭。

「哦！」康友諒例外的驚奇的說：「你說說看！」

「我們是康士司官的百姓呀。」

康友諒聽到孩子這樣說，自己是多麼的失望和惆悵呵。雖則千萬的夷民都像都蘭這孩一樣的答應不出這問題是必然的事，可是，這是多麼痛心的事呵，他不僅仇恨他的父親對這些百姓用田地儘量榨取的狠心，同時他還仇恨父親對自己的人民不教育，不，父親簡直是用惡民毒民來統治世市這些土地。僧侶們告訴夷民說：「佛祖在天上是支配得好好的了，士司們命中注定是要管轄人的，而百姓們命中却注定是士司的奴隸。」士司們賣鴉片給百姓吸食，吸鴉片的人忘記了痛苦，也忘記了翻身。

太陽斜射在林間，羊羣在哞哞的叫着，拚命的吃着草。都蘭背坐在岩石上，沉默着。

他說：「都蘭！」用手指着：「你的話說錯了！」

「我說錯了？」孩子睜大的眼睛的問。

康友諒點點頭，他耐性的替孩子解釋：「夷民也跟漢人一樣的是中華民國人民，又說我來居住着的土地不是康士司的，是中國的土地，又解釋日本怎樣侵略中國，怎樣打戰，怎麼樣徵

調壯丁，怎麼樣夷民也應該去打日本。

雖則苦口婆心的整整說了一個多鐘頭，可是都蘭聽起來一點都不覺得有趣味，一點都不懂，一點都不相信，都蘭打着呵欠，好像要睡一覺的樣子。康友諒自己也顯然說得很困倦。

太陽已經落在山邊了，芒市的壩子上染上一層紫色，祇有那高矗的寺廟——家房還閃耀着黃金色的光輝。

「都蘭！我們回去了！」

他們在冷落中轉回去，羊羣吃飽了，牠們更精神的邁步着。

剛剛下了山走在壩子裏，天上就密集攏來濃厚陰雲。刮過身邊的風更利害了。霎，急驟的雨便降臨在原野裏，溼潤了修長的挺直的棕櫚，溼潤了闊大的芭蕉。

眼前是一片迷濛，是細微的聲音。

驟雨幾乎要溼透了都蘭和康友諒的衣服，他們趕着羊羣在奔跑。

都蘭回頭來說：

「少爺！到我家裏躲避躲避罷！」

「好的，孩子！」

在芒市的邊沿，盡聚集土牆或竹子編成有木樁撐持着的方形的茅屋。平凡而且簡陋。黑暗而且污穢。在那些茅舍之間，有時生長着很長的茅草，茅草之間就隱藏着千百萬的蚊虻。牠們吮吸着人們的血，摧毀着人們的生命。屋舍的下面，那些污穢散發着腥臭的味道。水溝淌着烏黑的水。

都蘭把羊羣趕進那竹屋的下面，羊羣也就很熟悉的一個個隱沒在黑暗中去了。黃昏時候的雨水狂大起來，高大的栗樹被撼動着發出很大的狂響。

「媽！開門！」都蘭急迫的喊。

開了門他們便衝了進去，屋子裏黑暗得伸手不見指的，都蘭的媽把松明燃了起來，她的兒子告訴她來的客人就是康士司的兒子，這未來世裏光榮的人怎麼會肯屈駕的到自己的寒舍呢？真給人高興得不得了。在屋角落裏的那張床上，烟燈昏暗的燃着，有人正在抽大烟。聽說少爺光臨，也翻起身來歡迎。赤着腳，褲管很高的吊着，深凹下去的眼睛呆笨的看着這高貴的客人。還有一個年紀大概二十歲左右的女孩子也跑過來，膚色雖有點棕黑，但是眉目都還很美的。都蘭說：

「我的姐姐——烏安」

一家人用最崇敬和感激的態度接待士司官的兒子 康友諒。這貧苦的夷民們對他稱頌康士司的盛德，同時又敘述着自己的窘困。他以最難堪的心情應酬他們。

屋外的雨聲住了。

他在奉承的言詞中出了門，剛剛在門邊便碰見一個透身淋溼握着鋤頭的漢子。高大的軀幹，結實的臂膀。還有顯示着剛毅的眼睛。他知道，這就是都蘭的哥哥，全家的生活，父親的鴉片，就全賴這一個人的勞力。

「呵，這麼結實的……」

他嘴邊裏乎要喊出來。

晚上，整個芒市壩子都黑漆漆的，然而在黑暗的一角落，却有一叢明亮的燈光，祇要順着這橫過國界到達英屬地的公路走去，就可以到那一叢電燈輝煌的所在——康士司的家。

叢山峻嶺包圍着的蠻荒之野，僅僅的祇有那麼一座英國式的洋房矗立着。雖然顯得不調和，但却顯得很偉大，那座洋房是花了不少的小洋，費盡外國技師和匠人的力量，方才完成的。在洋房前面的大道上，經常的停放着很多載重的汽車，那是康士師從仰光或其他緬甸的海岸，直接免稅的進輸商品過來，轉賣給他的子民，甚至於從保山以下的一片中國境內謀取利潤。

洋房的兩邊是歐洲古典式的碉堡，上面也許有新式的機關槍，常常準備對付那些叛亂造反的「山頭人」或是夷民，

康友諒在雨晴後的晚上緩慢的回自己的家去，心裏好像被什麼觸擊般的含着隱痛，抬頭看早燈光輝煌的房舍及園林，他就有點仇恨，有點隔膜。剛一進門便看見那一輛轎車，知道父親已經從遠方回來了。

「少爺！老爺們已經在餐廳裏等你吃飯了。」僕人恭敬的說：

他沉默的上樓到臥室裏去一會，便進餐廳去，他敷衍的用夷話說：

「爸爸！你回來了。」

「唔，友諒！我替你從仰光帶來了一隻雙筒的鳥槍。」那五十多歲穿着長衫的土司官笑嘻嘻的說。

「謝謝你！」他坐下自己的位子去。

一家人夠闊氣的開着西餐。他聽着爸爸敘述他怎樣在這次旅行裏受總督的優待，怎樣完成一次大筆的借款，他又告訴家人怎樣的拒絕了政府派來的清丈人員……等等的話，心裏更難堪得不得了。

當晚：設治局的局長來拜訪爸爸。康友諒也在場。

「政府已經有命令下來，要龍陵縣抽調六百名壯丁參加抗戰。」設治局長謙遜的說：「要康先生幫忙幫忙。」

「我沒有辦法！」康士司不客氣的就拒絕。

「抗日是每個國民都有份的。」

「我們決不會亡在日本手裏，充其量我們可以歸化英國。」

「你不能這樣說，你到底不是中國人。」

「中國人？我不做中國人也沒有什麼。我總不能放着自己的田不種叫他們去當兵，

他們的談話已經到僵硬的地步，康友諒在的傍邊真氣得火冒。他插上一句說：

「局長！我請你今天回去了罷，你所希望事我替你辦好了。」

「不要你多嘴。」爸爸叱呵着。

設治局長走了以後，康友諒向他父親說了不少的話，勸告父親替國家出點力，他說明歸順異國並不是最好的辦法。雖然話是說了不少，可是父親一點也不聽，反而把收音機揀開去聽星

加坡播來的音樂，對於康友諒所說的一番話半句也不聽。

他深惡他父親的愚昧和自私，但他却沒有辦法改變父親一點。

夜是已經很深了，他站在這欄邊，看着整個芒市蟬聲深深在黑暗中，稀疏的有幾點野火在閃着，十司的府第裏，樂音已經停止了，他聽得遠遠的有敲着皮鼓，手掌拍着節奏的夷民唱着歌：

「你流着淚便走了，

逃往那一方去了呢？

現在番瓜已經熟透，

却不見你的影子！」

他仰起頭來，嘆了一口氣！

(下)

過了三天，芒市的人聽說康士司抽調壯丁，又湧起一陣暗中的騷動。

康友諒剛剛吃了中飯出家來，忽然聽見樹背後有細微的聲音在呼喚他，他看見大樹的後面在藏躲着一個人。

「誰？」他高聲的問。

躲着的人才走了出來。

「哦，原來是你呀，都蘭！」康友諒驚喜的舉起手來。

都蘭流下了淚滴！

「爲什麼呢？」

「我們一家人要搬到緬甸去了。」

「什麼意思？」

「聽說要徵兵。」

「不，不能走！」

「他們已經走出三四十里了，我想你很好，想見你一面才去追他們。我又不敢進去，祇好在這兒等着你的」

「好孩子……」康友諒心裏疼痛得說不出話來。「那麼你們是一定要走的了。」

都蘭點點頭。

「好！那麼你去罷！康友諒揮揮手說。」

眼看孩子是依依不捨的移動了腳腫，都蘭的白衣服漸漸的隱沒在綠色的樹叢深處。他將永遠的懷念這孩子，他將永遠的懷念烏安和那貧苦一家人。

「爲什麼父親不教育他們？爲什麼父親不願意給他們去爲中國出征，反而影響他的子民逃向英國的懷抱？」他不可解的心裏想着，

.....

風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

芒市的康士司到緬甸去了。

將會出現這土皇帝爵位的康友諒，他的企圖並在乎管治這蠻荒的田野山澤，他却乘着父親離開領土之際，親自到龍陵縣城，拜望那位政府委任的設治局長。他說：

「爲國家，爲保衛中國，這抽調壯丁上前線去的責任我可以担負，但是，這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我需要很長的時間做這工作。」

從此以後，康友諒在芒市盡自己的力量向他的子民們勸諭，宣傳，並且予以最大的生活上的救濟，康友諒成爲夷民們所愛戴的「聖主」。

他把依順他的夷民青年組織起來，他把自己家裏面存蓄着的武器槍支散發給這些邊疆的武士。成天，在烈陽之下，他拚命的教育那些子民：

「……我們是中國的人民，並不是土司的奴隸，我們要保衛祖國，應該禁止逃亡……」

康友諒曾經給以那五名武士以優善的待遇，他曾經把五百名武士帶到中英交界的地方去截堵那些逃亡到緬甸的人民，屠殺那些避免兵役而投到那異國境內的叛民。

整個芒市被控制了，

芒市從灰燼裏活了起來。

當秋天的末尾怒江上的白霧更密濃的時節，康士司聽說他的兒子「非法的活動」，趕回芒市來的時候，康友諒把全部的家財分散給一千名武士，然後帶着武士們渡過怒江，準備從西南邊疆到中國民族戰爭的最前線。

他們在山野之間，在蠻荒之野呼喚着：

「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保衛祖國」。

康友諒騎在一匹高大的白馬上，迴視着緬甸那一邊，他想到都爾這孩子，他默默的說：
「回來罷，孩子！」

福 地

「跟我們有屁相干，從黃巢造反洪楊作亂這麼幾百年下來，也不見碰着雲南的一根草，三十年一個劫運，這不過是遭劫運，該死的死些，不該死的談句笑話，子彈落在頭上還會轉灣咧」。公會上來捐救國金的人才十分掃興的走掉，董恩沛四老板便提起小瓷壺喝一口香片茶，裂開肥厚的嘴唇，帶咀呢和自信的向號上白先生發表偉論。

爲着要拍四老板的馬屁，掌櫃的先生於敬聆雅教之餘，縱雖心頭對於那一番話不大承認也不得不趕忙搭上了話頭；

「可不是，雲南是老佛爺保佑的福地，就遭劫也輪不到我們的頭上。」

「福地」！不錯，這年頭可又證實了，鬼子幾百萬大兵打進關來一年多，儘管報紙上載滿了比黃巢洪楊還要更可怕的敵寇在中國燒殺搶掠的故事，可是在這兒倒沒有看見，征兵遣將倒是有，祇要自己「滑」的神通廣大，老百姓也竟太平度日了。

董四老板跟我是親戚，知之可算最深，他開孟嘉帽店招牌總可以說很老，他小心經營，在商界中是有數的人物，因爲到現在已經掙得一份大筆的家財。處人處世，永遠離不了「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尤其是「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粟，恆念物力唯艱」。這兩句是常常掛在嘴上的，這位老板除了對於佛桌神龕中間的古銅佛像花了一萬多塊錢購置以外，真可以說「諸事從簡」有一次小丫頭春梅因爲多吃了一碗飯，被拴在柱子打得半死。所以有人要去向他征募前線將士的寒衣，我趕快阻止說，「你別去自討沒趣啦」！

從戰區各地溜到雲南這安全地帶來的高等難民，每月的入口有兩百多人，城市頓時繁榮起來了，這一會，可又給董老板一個有力的證實：

「你們祇要看若果我們不安全，怎麼會有那麼多的外省人逃來。」

「這倒難保得住！」我不高興的給他一句。

「本來，愛國愛民，在你們青年人是應該的，」他頗難為情的轉折過來說，沉吟了下來，用手無意識的抹一抹久經世故的胖臉。

「難道老人就不應該愛國愛民！」

逼得沒話可說，他帶着忿怒蹣跚進房去，這位長輩頂不高興我的就是不顧人情的地方，所以有時候，連倒杯淡茶給我喝喝都不大肯。

九月間！

日寇的艦隊力圖西沙羣島和海南島的佔據，在這兒的人們很快的知道了，「法國在遠東的艦隊用最大力量去防禦這一種侵略，我們要指示給華南的人們明白這是敵寇要以空軍和海軍的力量控制華南諸腹地的先聲，要華南的民眾們出錢出力來保衛自己的老家」。壁報上明明白白的告訴了市民，這消息四老板也知道的，可是他仍然顯得若無其事般的成天蹲茶鋪，向欠他債的人討利息。

政府當然在積極的準備一切防空的設備。

這倒是在四老板的一生中間可紀念的日子。他十分慷慨的捐了一元國幣放在帽業同業公會的執行委員張孝天先生的手裏說：

「請轉給防空司令部，用牠購買高射炮之用！」

張孝天先生因爲過分懷疑這個「奇蹟」，所以當自己轉過街口去的時候再從口袋裏把那一元國幣的紙幣摸出來看看，天！這才發現那張紙幣是掉了一大個角決定使用不了的破盪東西。

小丫頭春梅把這件事告訴我，那張鈔票是太太在正義路上拾了來的，結果是讓「老爺」慷慨捐了。

提到太太，話又不得不說回來，這位婦人倒是賢慧可憐的人，她不會生娃娃，結果當然董氏門中的香烟後代大成問題，因爲四老板年近半百，討小老婆恐怕人笑話，祇好一口忍下去不管，有個似乎有點像紅樓夢中的焦大那類人的親戚，因爲借四老板的錢大吃了虧，所以曾經酒醉惺惺的罵道，

「你刻薄成家，難怪沒有兒子……」

這話雖則近乎迷信，可是太太因之就勸老爺樂善爲施，做點好事，但是老爺並未照辦，我真想不到他的錢是打算死後遺留給什麼人？

話是不要嚼囉了！

事情真有這麼一天，風聲實在是不好，近隔鄰省的貴州終竟有日寇的飛機光臨了，隨着才沒有幾天，早晨，剛剛是八點半鐘光景，兩處的警報都響了起來，警報的聲音又淒慘，又沉悶，好像一支餓了的驢子在叫。

街上的人像發瘋般的奔跑，警鐘敲得心慌，店鋪的夥計們又要忙上鋪門，鋪板，又要想逃命，小孩子不見了人哭着喊「媽媽」，姑娘們打不出主意，小腿在打抖。

我們的飛機老早就在半天陰陰的響了起來，準備給來襲的敵機一個迎頭的痛擊，他們還在天空，試驗了一排機關槍。

中古式的，太小的「福地」，終於第一次成了最恐怖而且混亂的情形。

結果，好像真是四老板所常說的；我們這兒敵機是不敢來的，據說敵機僅到了廣西柳州有向昆明飛進模樣，事實上沒有來，總算是「阿彌陀佛！」

解除警報響了！

市面直到晚上都沒有恢復，很多人家已經開始遷移疏散到「安全地帶」的「更安全地帶」去，街上搬家的人特別多，到鄉下，到州縣上去，店鋪成了半開門狀態。

我又到董四老板家去，

「啊喲！是什麼情形？有什麼消息？」迎面四老板一家便集攏來，老爺驚惶未定的問。

「報紙號外說敵機抵到柳州。」

「佛爺爺！我看這世道不太平了這兒真會來的。我們這兒的防禦能力怎樣？」

「這兒的空軍不少，高射炮也很多，」我隨着又想起鸞，話；「不過若果雲南有錢人都像廣東的民衆一樣，大家捐出很多錢來給政府想買一些防空的軍火，那麼敵機進來一架可以打落一架。」

四老板的心理當然很難堪，可是他硬要光晃堂皇的說道：

「我也捐了一塊國幣到政府那兒去了，本來想多捐二點，可是還有比我們有錢的都還不動，自己何必臭出頭，」

「這話也不對，若果個個存這種你推我，我推你的心到底有錢的不出錢，有力的不出力，國家還打什麼拿什麼東西來打？」

四老板又祇好不出聲，他頗有點忍耐的精神。

第二天，四老板把家眷全送下陸家村，他的佃戶家裏面去，他的名譽主張把家裏的一切細軟值價的東西全隨人搬了下去，四老板馬上發脾氣；

「誰負責？車子裏壞了那麼多，他們夜半三更搶了去怎麼辦？」

家眷搬走以後，四老板開始他的「消極的防空」，他已經不想依賴我們的空軍，我們的高射砲，他不管別人死不死只顧自己，他不顧城市的毀滅不毀滅，只要自己的蝸居安全無恙。誰也管不了他，誰也不一定要他出一個銅子去建防空壕，買高射砲，甚至於更不敢要他捐款買飛機。

他「消極的防空」是這樣的；

很恭敬虔誠的沐手敬書「陰騭文」一篇，把小帽脫了下來，用漿糊把陰騭文粘貼在小帽裏面，仍然把帽子還原在自己半禿的頭上。據說，飛機的炸彈擲了下來，決不會落在自己的頭上。這是第一項「防空設備」。

每日晨昏，把沒有收在箱子裏的那一座觀音菩薩請在神桌上坐着，馨香燃起煙紋，香燭紙錢均備，於是，四老板對神爺跪了下去，口中唸唸有辭，大抵不外是要求敵人的飛機轟炸，別殃及自己，至於其他地方「聽隨尊便」，這是第二項「防空設備」。

四老板個人的「防空設備」做好以後，他用不着疏散遷移，因為他不能因為空襲放了自己

的生意不做，更不能不去收高利貸的利。所以他每天照樣讓小丫頭春梅看門，出外照常工作。他簡直不看報紙，什麼事他全睡在鼓理，「保衛大武漢」，「田家鎮大會戰」漠不相關，而直接跟我們有關係的消息！敵寇強佔蘭州島，其空襲可以威脅西南腹地，雲南在這消息傳出後羣衆的仇恨及恐慌日益加深。可是四老板却懶管這些，家眷是搬走了，自己有一「防空設備」，財物也不致損失，充其量不做生意，拉倒。

九月二十八日；

最悽厲的警報又在九點鐘的時候響起來了，四老板早有準備，他提了一大藍布包袱滿臉蒼綠溜出大門去，一直就往小西門奔跑。額上全是汗，氣喘得幾乎接不上。從人叢裏擠出了城。走在潘家灣那兒的一帶河堤，他想躡在沒有收的稻田裏，也不對。終於躡在一顆河堤上的樹蔭裏。他拚命的緊緊的抱任那一個藍布包袱。嘴像魚沒得水喝一般的蠕動着；

「老天！緊急警報響了」，旁邊的一個苦力說。

「保佑！保佑！這一關過了，我願拿出錢來多做好事……」四老板禱告了幾遍。

敵人的九架飛機從西北角上來了，灰白色的，排成很好看的列子，「福地」裏的人眼睜睜的看見的，我們的飛機迎上前去戰鬥，高射砲和機槍的聲音交織在半空。

轟！隆！轟！……

敵機投下十五公斤的炸彈。

戰鬥繼續的開動。

等到這空前的波浪平靜，敵機喪胆般的遠遁了這波浪平靜下來，城市像從僵死的狀態下逐

漸地回生。

潘家灣被轟炸！

潘家灣被投下了幾十枚炸彈！

潘家灣炸死了幾百了！

.....

消息人言不同，可是愈說愈足以證明潘家灣是准吃虧了的，我的確有要找尋什麼材料的心情，僱了架車子到小西門外去。

在潘家灣三帶還在一層火藥的味道浮漾在空氣中，苗圃，河堤，廣大的土場上都躺着人的死屍，頭飛在樹枝上掛着，土坑的旁邊有一支燒焦的手，一個趕牛車的主人和他的牛都祇有一口微氣，肚腸子和血流在石上道。

走到河堤，在樹下，我又看到兩具死屍。

「啊呀！這是董四老爺呀！」我嚇了一跳，恐怕是錯認，可是當我看到他的臉龐，一年來沒有換下的長衫，小帽滾在灰堆邊，理面還粘着一張「陰騭文。」

董四老板被炸破腦袋。

我不再看下去，趕快到他的家找尋春梅，叫那丫頭到陸家邨去喊她的太太來認屍。

黃昏時候，太太嚎啕大哭的隨着我去認屍，太太又在屍上伏着哭了一頓，才算站了起來，她一邊抹着淚痕。一邊在河堤一帶像找尋什麼東西的低着頭走來走去。

「你找什麼東西？」

「一個包袱！」

「四老板帶來的嗎？」

「是！」

「你怎麼知道的！」

「小春梅說的！」

「裏面有些什麼？」

太太頗不願說的躊躇了一陣，因為我追問緊，他祇好慚慚的說：

「唉！我也說不出口了，金子，錢，紙契，借字，還有玉器，全不見了！」

我也替他們四週找尋，甚而於太太叫人到臭水河裏打撈到夜深，結果仍然祇有一具棺材裝着董四老板回去。

血染的軍旗

村寨中的男女們所能夠不忘懷的，僅僅祇是他臨行的情形，保長周大爺親自到他家裏面向他哥哥說：

「許家麟！村裏派着十五個壯丁你合去一個，這年頭總沒有什麼話好說，你家裏兩弟兄，論說應該出去一個，你媽讓家瑞照拂好了。」

「我不去！」許家麟蹲在穀場上抽着半截香煙，頗不在乎的說：「村子裏面影子多着呢，可不自得要我出來應門戶，我看你也是有點兒老癩束了。」

就這樣兩個了吵架來，半個郝子的人擠擁在一塊，排解的也有，說風涼話的也有。可是許家麟是什麼一個東西大家都知道。那傢伙成天在紫松山脚下這些村寨中鬼混日子，什麼差都不當，動輒就拿刀子嚇人，抽鴉片煙，擺賭，上茶鋪講理，什麼他都幹。

「別說你是保長，就縣長來又不會給人咬吃掉，」這浪子把帽子往腦後一掀，用食指在周大爺的臉上蹣兩下，顯得分外看不上眼的樣子：「他力氣大，就他媽也沒有辦法。」

古話說：「兄弟有賢愚之分！」很對。許家麟是他的大哥，人雖然也很粗實，可是性情就溫順得多，他剛剛趕街子回來，看見麥場上有人鬧事，放下擔子去看看，周大爺家的兒媳婦就迎過來說：

「老二哥，你勸勸許家麟罷，簡直不成個體統了。」
等他鑽進人叢問了問才知道底細，有這樣一個哥哥真是丟臉，他不高興與排解糾紛，自己

拍拍胸臆走進一步，頗有幾分豪氣的道：

「周伯伯，我不去我去好了，這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殺日本鬼子，死也還值得。」

事情可就一言爲定，但他算比大哥有面子，誰不說他爽氣，周大爺當天晚上就把許家麟的名字塗掉，花名冊添了一個名字：

「許家瑞」。

七月下半段，各區壯丁調集收編，在一個晴朗的早晨，許家瑞欣然的起程了，年長的媽淚痕滿臉的送他出門，大哥還睡得正熟的時候，他安慰着媽：

「別難過，去些年會回來的，領着餉我就帶回家來給你家使用。」

母親看着兒子轉過土地廟去，地下投映着一個高大的影子。

全村的人在路邊放鞭砲送行，一向很親熱的朋友都拍拍他的肩膀說：「以後要昇官了！」

「早些回來罷！」「多殺幾個日本鬼子！」這一些話，他很沉默的點點頭，在微風中，投軍的一羣朝着樹蔭裏走了，走到大家看不見的時候。

六十軍的將士們在千百萬的民衆歡送中踏上關山萬里的征程，——許家瑞，這二等兵，是多麼渺小的一員啊！但是，他把一支步槍肩到北中國去了。

他◇什麼故鄉的一切都忘記了，他從混亂的這兒搬到那兒，他從寂靜的兵營爬上嘈雜的運兵列車，眼前掠過的是被日寇屠殺掉的老百姓的屍體，是被日機轟炸成破瓦殘垣的建築物，這些景像是對邊區士兵的一個啓示和教訓，是人類恩仇的指路碑。

一九三八年四月：

爲了抗日軍事上的策略，全中國的民衆呼喊出「保衛徐州」的口號，但是，若果要保衛津浦臨海兩鐵路線的交叉點徐州，勢必要以最大的兵力去保證魯南抗戰的勝利。

六士軍奉最高的命令開赴魯南前線！擔任正面防禦的任務！

從此，滇南山國的健兒們，用他們的驍悍驅馳於魯南，運河東岸的原野了。

「這會我們可得點痛快了！」當列車向夜的原野前進的當兒，二等兵許家瑞吐一口氣般的說，向着李班長。

「可不是？這會開軍了，要給矮鬼管管我們雲南『老總』的利害。」班長笑着說。

黎明——！

他們帶着舒暢的胸懷行進着，耳朵裏已經聽到隱約的重砲聲，夏天，一切都覺得明朗疏闊，一片大好河山，正期待這些南國的勇士保衛牠，使牠不致讓寇敵的泥腳來踐踏，來蹂躪，來侮辱！

許家瑞的心裏燃燒着希望的火。因爲他也跟其他的弟兄一樣成爲鎮守禹王山的一員，禹王山是運河東岸的重要據點，是敵我必爭之地。

戰爭，死神的爪子，伸到禹王山了，勇士們開始看「黃帝子孫的仇人——日寇的武裝，敵人在飛機坦克車的掩護之下逐漸向自己進襲上來，一片暗綠色的蠕動着的東西移近了，許家瑞在壕溝裏看得分明，他的眼睛好像看見兔子的狐狸一樣，他把槍口對準最前面的敵人射擊，他把手榴彈拋得距離很遠，壕溝裏的弟兄們都好像是失了本性，他們祇知道有敵人，不知道有自己。

許家瑞眼見在他前面的敵人死在他手榴彈的轟炸中。

最劇大的戰爭音樂響徹宇宙。濃厚的烟霧拉上了黃昏的幕幔。敵人在鐵般的防禦下毀滅了，許家瑞掀開鋼盔抹額上的汗水，回過頭來看看，伙伴們東歪西倒的死了不少，李班長也掛了彩了。他用淒楚而又堅決的臉孔看了看昏暗的戰壕。他說：

「李班長！喝口水罷！担架隊快來了。」

在長官的嘉許之下，他彼即時升為上等兵，由於不少次的戰鬥中，發現他是最好的射擊手，他在長官和弟兄們的善意之下感動得什麼似的，同時他的更勇敢，更仇恨那些敵人，忘記自己的性命。

在五月四日的前夜，他在宿營地的東面一帶叢林的邊沿站哨，天上疏稀的閃爍着晶瑩的星光，一灣月色愁對着死寂的大地，隱約的祇聽得交通兵的運輸汽車沉重的掠過大道去，清亮而冷落的槍聲劃過魯南的原野。

副班長帶着另一班人來換崗位。

他帶着疲倦的身體隨着弟兄們回去，可是剛剛拂曉，忽然緊急集合，連長站在一個土墩上向大眾低聲的說話：

「各位弟兄！現在我們要挑選敢死隊去驅逐敵人，全部依據李家圩這陣地，李家圩是禹王山北邊的門戶，若果我們不能佔據李家圩，禹王山就很危險，所以這任務是很重大的。」連長很堅決的說，隨着溫和的向佇立着的士兵說明道：「並不勉強大家都去，我們是從各連中挑選敢死隊，有願去的，是英雄，回來上級必有重賞。誰願去的站了起來。」

「我去一個！」連長的話才剛剛說完，一個列兵便從列子裏擠了出來，以一種堅決而又明快的聲音答應，

大家瞧了瞧，昏暗中看出是上等兵許家瑞，他全付武裝的立正着，連長微笑着說：「好的！」隨着不少的士兵們也站出來，排列在許家瑞的後面。

「好！夠了！我們不要這麼多，排尾的十五個退下去。」連長擺着手說。

被挑選出的敢死隊在某一個指定的地方集合，人也很多，許家瑞因爲是很好的射手，他被令支配一支自動步槍。成爲縱隊，他們在天還未明的時候，下了一個岡巒的坡道。向李家圩襲擊，許家瑞向同列的趙鶴說：

「老哥子！我託你點事可以嗎？」

「說呀！」

「我萬一有點那樣，請報告排長把恤賞交給我的媽，別交在我那哥哥的手裏。」

「別說不吉利的話，」趙鶴有點不高興。

「我想大家也總有這一天。」

「恤賞祇會交給你的家裏，誰還管哥哥媽媽的。」

「那也就拉倒，」他又想了想「不過我身上還有三十多塊錢，一個從日本鬼子身上搜得的銀戒指，有辦法時代我匯回去好嗎？」

「這倒可以，那麼拿來！」

他把這僅有的「財富」遲緩地有點躊躇的放在趙鶴的伸着的手掌裏，然後他們不再說什麼

話，水壺砸在槍托上的聲音告訴他們自己逐漸的接近敵人了。

就是那一夜，當我軍進攻李家圩這個陣地，與敵人發生激戰。我們拿出護國靖國的那種軍的神威，通入圩內，發生了最劇烈的巷戰，敵寇的重砲和機槍抵禦不了我們軍恥救國的熱忱。

連長嘶聲的命令着：

「弟兄們，我們要前進爭奪那兩個碉樓！」

深灰色的碉樓矗立着在面前。許家瑞仰起頭來瞧了一瞧，他還沒有死，他在最前面。

我們的旗子尖梢向碉樓指一指，中國的軍隊成了包圍碉樓的形式前進。

剛到碉樓邊，許家瑞帶傷了，幾乎掙扎不起來，可是，他看見自己的前面，一個旗官已經死了，旗子被屍身壓着。他勉強用平生的力氣掙起來，擎起旗子，用全力衝過碉樓去，後面的敢死隊像潮水的跟隨着擁上來。

許家瑞在碉樓上用刺刀殺死兩個僅存的日本鬼子，他才把旗子豎立在碉樓的頂上。他已經沒有力氣，最後的搏鬥被敵人刺破他的胸腹，他在自己軍隊的號音和歡迎裏，昏厥地倒下去，結果了廿二歲的生命在血泊當中。

我們佔領了李家圩！

一面中國的陸軍旗，粘着兩個勇士的血，樹立在碉樓上，太陽出來了，旌旗在魯南的晨風中飄拂着，更鮮紅，更明朗。

一九三八，中秋後六日

布 鞋

「趙老太太，唔！我早聽說是個了不起的老婆婆，今晚，我倒要去看看，究竟怎樣的一位！」

譚二嫂子進城廂，在這文廟街來是爲了探望大孃的。本想吃完晚飯以後就要動身回自己的家去，聽大孃跟她的兒子提到趙老太太什麼的話，她可不大明白，擠過身子去想問個詳細；

「大孃！你講的是誰？」

「趙老太太！」

「嗯？」

「她是東北的人，家裏是滿有錢的，可是受了日本鬼的氣，一家人都當義勇軍去了……」

大孃就索性全告訴了她。

譚二嫂子這會可不想這麼早回家了，她也迫望看看這位老婆婆的樣兒。

還不到上燈時候，她們約着便走，順着街道的邊途。

她雖則有幾分俊俏，可是看樣子，一件不入時的衣裳，頭上還有髻子，是一位普通得誰也不看她一眼的娘兒們。

悄悄的隨着人進了省黨的大禮堂。

趙老太太從廣東那邊來，打量從昆明上重慶。這兒的老百姓要跟她見面，要聽她說話。七點四十分，人羣擁擠在會場裏。

游擊隊之母出現在講台上；

「……敵人占了我們的田地，他們把鴉片嗎啡麻醉同胞，機槍炸彈射殺中國的老百姓……大家當游擊隊去……中國是不會亡的……」

聖潔偉大的吼聲震撼八千多個雲南邊區的聽眾。扣入昆明老百姓的心扉！

在一陣歡呼掌聲，救亡的歌唱中，趙老太太走出了會場。

譚二嫂子聽着演講時，她回憶到一片殷血的過去，她更覺得自己雖則是女人，也還可以像趙老太太那麼的做點爲國家的事。結果，她好像受了麻醉似的，在悲痛與欣慰的交流中，她流下淚來。

歌聲中，她好像被驚醒了。瞧見趙老太太出了會場，好像失掉母親的孩子。她有點慌張。急忙從人縫裏鑽出門去。

從人叢中，譚二嫂子，這中年的婦人，一把拉住了趙老太太的手臂。

興奮，羞慚，胆怯……她臉掙得通紅，手臂在抖顫。

「趙老太太！你帶我去罷，帶我到游擊隊去！」

還沒有散開的人羣圍攏了過來。

三十五歲上下的娘兒，穿着棉衣。眉目平平均勻，樣子是顯得最賢淑，易感動，飽吃了風霜的樣子。她疾促的說：

「我還有點錢，我願意捐給國家，捐給游擊隊。」

趙老太太頗爲驚異的樣子看着她，結果，忽略了她，辜負了她了。趙老太太竟用平常看待

要求加入游擊隊的那些同胞的態度對待了這婦人；

「很好很好，有志氣。我這次是要乘飛機到重慶去，等回轉雲南的時候帶你去罷！」

「我也跟你坐飛機去！」譚二嫂子不放鬆的糾纏着。

「不用慌！」趙老太太甩開了袖子離開她走了，譚二嫂子，失魂似的在人羣嘲笑聲中被擠出了會場。

「她是誰？」

「她爲什麼要……」

「真的，她是誰，她爲什麼要……」

翌日，趙老太太乘飛機走了，譚二嫂子真的在期待着她回到昆明來。

譚二嫂子是個善良的女人，她二十歲那年從家鄉流亡出來。身無長物的登上了艘划進省城來的昆陽船。鄉下的姑娘在鄉下已經生活不下去，「西邊不亮東邊亮。」她隻身離開土生土長的地方。

要說歷史真太長了，十四個年頭真像過了半輩子人，她常說的：

「我真過得不耐煩了！」

她輾轉在省城的大戶人家做幫傭，靠着種田插秧的那一付力氣做事情，討主子喜歡喜歡，高興高興。洗衣服，掃地，領孩子，煮飯，……下人所該做的事都做過，才糊了一張嘴。積蓄得幾文錢。苦到頭，臉上沒有了血暈，手上長滿了厚實的繭皮。

積蓄了點錢，一文錢一滴血汗的。

她看上了年輕的木匠周明善，她帶着那一點兒積蓄嫁了人。

夫妻倆就拿出一點兒本錢做屯積木材的生意。

木材的經營很好，他們平穩的過着日子，並且，五六年以後，他們能夠買一座三間兩耳的平房在附城的長耳街居住下來。

靠他們的辛勤，漸漸殷富起來，在空場心裏堆集起很多很多的木料，譚二嫂子也能夠在手腕上帶上一對金鐲子之類的東西了。

九，二八！

恐怖的日子！昆明第一次遭受到敵寇的空襲，天，誰知道？炸彈是沒有眼睛的。空襲警報才響，譚二嫂子是在小西門裏買炭，她顫慄中被警察趕到一家茶店裏去。

炸彈震裂了平靜的土地。

「是炸那兒？那兒？」她閃避難的同伴。

「誰知道，我也不跟你一樣嗎？」別人不高興的答應。

漸漸的，好像天空裏沒有飛機的響聲。

解除警報響了，她叫了一部黃包車趕回家去，剛到，她見她們居住的長耳街被敵寇的炸彈毀壞了。她急得眼淚都來不及淌的奔到家，家，家成什麼樣子去了？正房的屋頂上露一個大窟窿，地下全是瓦的片，房子，祇有耳房的兩間還是完好的，其餘，全都粉碎。

若果不出她所預料的，她的丈夫是已經出去做生意沒有回來，那倒很好啦，可是在土牆下面，在樑柱的側邊，眼睜睜的，她看見周明善的屍身，躺著，血肉模糊的。

完了，什麼都完了。

她昏厥的倒了下去。

等她被街坊上的人救醒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一切是灰色的，迷惘的。她的眼淚流了出來

，把箱子籠子打開，值錢的東西全拿走了。

她的心永遠憂鬱和不開展。

那兩個無賴的小叔天天來逼她要錢，天天來逼她嫁人。她一點辦法也沒有想出來怎麼對付這兩位乘火打劫逼弱凌寡的東西。

譚二嫂把一生的不幸，把深深的仇恨放在日本強盜和那兩個無賴頭上。

聽得趙老太太的演講，更引起她思前想後的。她心裏想：

「女人也可以殺日本鬼子，好，我要替丈夫報仇。我要錢幹什麼，便宜了那兩個無賴的東西。」

她想跟趙老太太去幹游擊隊，永遠的這麼等待着趙老太太的歸來。

期待的日子是很寂寞的，她買了一些藍布做布底鞋來消磨寂寞的日子，一雙一雙的做出來。

一天，中午。

譚二嫂子提着二十多雙鞋子進城去，她淒涼的離開了那破爛的屋子。

她問着路，到抗敵後援會裏。

「你來做什麼的？」裏面的人問

「送鞋子，這是我自己做的，請代我送給前線的士兵穿着罷。」低迴的聲音。
後援會裏的工作人員稱頌她一番，把鞋子收下來，給她一個收條。

譚二嫂子說：

「請別跟什麼人說，也不用登報。」

「爲什麼？」

「我有兩個小叔子會說我有錢，來敲逼我。」她苦笑了。「我以後會常常找送鞋子來的。
譚二嫂子做布鞋子消磨自己寂寞的時日，期待趙老太太來帶她對付日寇去。」

一九三九·五·廿七。

邊 荒

七月間的信想來已經接到了罷？慕青弟！那時候我還在旅途中，沒有更多的工夫告訴你什麼，事實上我的企圖也還沒有實現。所以僅僅只是報告你們點平安的消息。

父親的盛怒想來已經平復了，不，想來他已經覺悟了。我也許會有這一天做出點像樣的事情給他看看，正如像過去讀古女「馮諼彈鋏」的故事，使他看看在「華國主義」以後對他的好處。

我不得不出於這一種手段了，你也許是更澈底清楚的。雖則我並不要求人的諒解，可是我也很高興談一談過去未來的事。

你想，當八一三淞滬的戰爭再起的時候，在上海一地就是幾十萬大軍期待當地的人民給養和救濟，我當時就想，父親他是一個富豪，他在下江一帶是最有名的企業家，從三十二歲替日本寶興洋行做買辦，直到五十歲，他總算掙下一筆可觀的家產。你想，工廠是開設了三個，地產包圍了上海特別市的四週，還有不少的現款存放在英國銀行裏給他在金業交易所裏週轉。他總算是了不得的富豪。所以我會經說：

「爸爸，你的財富總已經夠了，現在抗戰開始，你身居上海紳耆，應該拿出一部份幫助軍需，完成這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

可是，這話才開口，他不惟不聽這直諫，反而連聲咀咒不已。一方面他勉強應付一下花費很少的救濟事業，另一方面他還儘量的屯積米糧。大做投機生意，他連救國公債都不肯多量

收買。却花錢買珠寶在妓女身上。

還記得那一晚上罷，因為日寇進攻浦東，砲轟整整的一個黃昏，把他在浦東的那座偌大的賽璐珞廠焚燬，他却不但咒日寇的狂暴，反而怨恨中國軍隊的不撤退，我聽得他那一番荒謬絕倫的話，忍不住說：

「爸爸！你真的沒有一點國家觀念；這樣一點兒犧牲就怨天尤人的！」

「放屁！你懂得什麼？你知不知道我辛苦了多少才經營得這樣一個工廠？」他却這樣的反問我。

「我知道，可是亡了國却不是你的了！」

「不是我的是誰的？日本人也不會這樣沒有道理。」

他那天晚上站在租界的屋頂上看着焚燒自己工廠的火燄直冲霄漢，延燒了三四點鐘，他的心裏真是怨恨得不得了。我真是看不順眼。直到第二天聽見米糧的市價大漲，他才心裏平靜了些。

還記得罷？曾經有一個抗日軍的經理處長在一天的下午來拜會他，洽洽我也在旁邊聽着。那經理處長說：

「早就聽見先生存儲着不少的米糧，這恰好，我們第口口軍在真茹一帶正需要軍米，我們很希望就近向先生購買，想來你這樣熱心救亡，定能如我們所期願。」

這一番由衷的話，一點也不能感動爸爸，他倒是很泰然無變的看了看那軍裝的來客說：「處長！你來得太遲了，我存是存了一點，可是在前兩天已經全部脫手了出去……」

「哦！」那位來客很驚訝的樣子問「真的嗎？」

「我一點也不騙人！」

結果是那客人走了，然而你知道，那些米糧並沒有賣出去，倒是在上海的抗日軍全部撤退後的第三日，正是租界內的搶米潮最利害的時節，他却以三倍以上利潤賣了出去。天，這是怎麼樣一個人呵？

我讀過兩天的書，看看這些情形實在忍受不下去。慕青弟弟，你看，當上海大軍撤退以後，大火一連數日未斷，我們中國的地方成了一片瓦礫之場，那些難民，我們的同胞，我們的骨肉，他們沒有了家，他們沒有了自己的父母兒女，他們，污首鳩面的像潮水一般的奔進帝國主義者用我們同胞的血肉建造起來的租界裏來。爲真不忍心說，我真不願想，那時節，我們的家裏仍然是豐衣足食不，也許更甚於前。父親，他好像什麼也不知道，不什麼也用不着聞問，很早的坐着汽車走了，半夜裏醉惺惺的轉回家來。

我走到他的房裏，帶着哀懇的態度站在克羅米的床面前說：

「爸爸！救救那些難民同胞罷！他們沒有住的地方，躺臥在馬路的側邊和小菜場的地上，他們沒有吃的，老頭子命在垂危，小孩們哭泣終夜，天氣又那末陰冷，雨是不住的淋着。並且……」

他還沒有等我說完便吐聲的罵：

「好了！好了，你別在我面前像賭咒唸經般的滴篤滴篤的了。救人，好容易，我一個人辦得了多少，這是國家應當負責的。國家害得他們成這個樣子，何況，何況要那些慈善機關幹嗎

？」

「國家？國家不是我們的嗎？個個像你這樣，慈善機關又從那兒來的錢？」我也氣忿的說。

那天晚上說話仍無結果，父親真是沒有心肝的。他居然對我下警告，叫我以後不准向他囉嘍什麼，要不然，他真不認我是他的兒子，讓我跟那些「叫化子般的」難民打堆。

好了，慕青弟弟，那天晚上我才死了心，不再向頑右唸彌陀，我也才決心如他所說的「跟叫化子打堆。」

他存放在銀行裏的錢我相當清楚，數目最多的是在匯豐銀行。我沒有力量並且也沒有時間去對付他的房產地產，也沒有辦法對付他的存貨。我只有從現款上打主意。

一切的盤算都已妥當，我是期待一個最好的機會到來，可是這期待一直經過了整整的兩個月左右，我忍耐着，忍耐到最大的限度呵！

結果，我算碰到他有這樣一次的疏忽，竟將他的圖章遺放在書桌上。我能夠從容不迫的開了那一張50000元的支票。

四十五萬元，這並不算需索太苛，在父親的身上只可以說是九牛一毛。我總算對得住他，總算過分的客氣。

慕青弟弟！有這樣一張支票我到銀行兌了現，一切我都照預定計劃的辦法做了。四月二十五日，我搭船離開了上海，離開了我的家，以後，我也許是永遠不回來，

當時因為湖江上的航行是不可能了，我才計劃從香港經粵漢鐵路到兩湖的地區，做一些有

意義的工作。

在粵漢路的火車上，我看見一個青年坐在我的側邊看報，由於我向他借報的關係彼此就認識，而且成了最難得的朋友，他是湖南湘潭人，北京大學的學生，徐文海先生。我關心的問：

「徐先生要回家去嗎？」

「我？不，現在還回什麼家。」他忿忿的答。

「那兒去呢？」

「到前線找工作做。」

「唔，很好！」我點點頭。

我看到徐文海是一個沉毅而有能力的朋友，我相信他是可靠的人，正好，我也正需要有一個人幫我利用這四十五萬元國幣到抗戰的工作上去，所以在火車上彼此談得很接近的時候，我便把我的過去和未來的希望告訴他，並且我最後說：

「希望你能幫忙我，這不就等於你在前線去嗎？」

「哦，那更好，只要你信任我的話……」

他十分興奮的說，

我們居然成了患難的朋友，他常常是一個最能夠策劃一切的人。我們幾乎在這種合作之下完成了不少的任務。

首先，我要告訴你，我們曾經在陣地的後方建立了六個後方傷兵醫院，我們用薪金聘用醫生和護士工作一切。最危險不過的是我和徐文海兩人晝夜的帶領着擔架隊到陣地上，戰壕中去

担架傷兵，敵機，砲彈，常常掠過我們的頭上。

這是多麼值得興奮呵！弟弟，我們把爲國受侮的忠勇的將士抬到自己的病院中來，那些勇士，他們拿自己的血書寫那一頁頁光榮緊張的戰史。那些勇士，他們縱雖炸斷了腿和臂膊也還在咀咒着「日本鬼子！」

我們精神上得到了無上的滿足，因爲我們看見自己的醫院把戰士們都一個個醫好，出去，又從新回到前線去。

有一個士兵第二次回到醫院來，他雖則帶了傷，可是他却在很高興的笑。

我問他：「朋友！你還笑什麼？」

「我很高興，回到你們這兒，正像回到自己的家裏。」

弟弟！我們爲了這句話興奮了整整的一天，是的，我們要盡自己最後一點氣力，完成一個後方醫院的任務，給士兵們回到醫院來正如像得到自己的母子那樣溫馨，那樣溫存。

現在，我們後方醫院更向後方移動了，因爲是轉移陣地的原因，醫院仍然維持下去，是由徐文海辛苦的管理着，因爲藥品缺乏，並且消耗太大，我的四十五萬元到現在大概所餘也無幾了，這沒有什麼，因爲父親這點點不關痛癢的錢，已經活了無其數的戰士。我們儘力量幹到那一天算那一天。

徐文海一個人足夠管理那六個後方醫院，我可以抽下身子來了，現在我自己身上已經一文錢都沒有，但是心裏很快愉。

現在，我獨自一人到這邊荒的地區，這兒，已經靠近英國的殖民地，滔滔的大江橫過崇峻

深遠的山嶺。在這些山嶺之間還在居住着蠻夷的小數民族，他們過着純樸的半農耕半狩獵的生活。

就在這邊荒的地區，已經建立好一條國際交通線的公路。

我打算做一點自己能夠做的工作。

現在，我已經穿上一件藍布的工人衣服，在這條公路上駕駛巨大的載重汽車，飄爨的暮青弟弟！這已經不是我們在上海的時候，駕小奧斯汀在海格路上兜風的玩意兒了，這是滿載着炸彈，重炮，步槍，……這些東西，通過深山野菁送到前線去的戰時工作。

今天晚上我是暫時停住在一個山脚的小城市裏，夜很靜，只聽見街頭的更鼓和犬吠，只聽見洶湧滄江的江水澎湃的聲音，在一星燈火之下寫這封信給你。

到了月明星稀的明朝，我又將以一小時六十邁爾的速率開動了汽車向蛇樣的公路上前進了。

我祝福我的朋友徐文海努力維持那六個受傷士兵的「家！」

我更祝福你再作一次「撈款潛逃」的罪犯到抗戰的工作中間來！

現在，時候不早了，太陽快出山了！

一九三九，一，四，夜。

九宿橋之晨

(二)

過午，法警傳出縣政府的命令：叫每一家鋪面都要以清水明鏡表示歡迎，國旗懸掛出來表示敬意，隨着，各區的區長星夜趕到衙門裏開會。

城牆上粘貼着顯明的標語：

「歡迎劍麗浪三屬徵兵委員！」

「擁護爲國辛勞的五委員！」

「預祝本屬常備隊到前線去！」

「民族抗戰勝利！」

「.....」

徵兵委員辦事處一班工作人員在二月十八日那天到達縣城，王委員曉峯是革命軍人的戎裝。甩開光亮的皮鞋跳下騾子去。縣長，各區區長，都不約而同的瞅了委員的頸子一眼，兩條金線，兩個金星泡兒。領章上的階級是：「陸軍中校。」

看樣子倒很魁偉，無奈嘴臉又覺不相稱，是那麼長得像馬頭，綠得像不熟的蘋果的臉龐兒。

「辦事處已經設備妥當，在西城內二道巷。」縣長謙和的說。

「好的，好的。」

當大晚上，紅帖子發出去，王委員邀請三屬各區區長共十七人到徵兵委員辦事處去「商榷調驗新兵事。」在會議席上委員「光明磊落的宣告說：

「諸位鄉紳，區長！本委員這次奉上峯命令，準定要在四月二十日以前調集，輸送上去訓練。總期望諸位幫忙，如期做到。這三屬是規定編一團人。」

各區區長唯命是聽。

三屬地雖接壤，里程頗遙。所以區長們聆訓之餘，大家就分頭返任。十七匹馬在天色還很朦朧的時候，先後出了城門。

壯丁訓練和地方上的常備隊是準備送去檢驗的。

(二)

蒼嶺下各鄉鎮是屬第五區趙元甫區長，當趙區長才到春梅盛開的澗流附近，便聽得營盤裏的常備隊在上午操。

他回家去換上了軍衣便進營盤去。

號兵吹了集合號。

趙區長便向大家訓話說：

「諸位訓練員，諸位弟兄！國家存亡，就賴這一次對日本的戰爭勝利與否。現在，全民動員救國，匹夫有責。本省也要也調動二十萬軍人參加戰爭。我們雖則地處邊僻，也不能坐視。政府告訴我們：『有錢的出錢，有的出力，』『大家都是鄉下耕田的，沒有錢，我們祇好把自己已的性命拿去跟矮鬼拚拚。現在徵兵委員已經到了縣城，幾天內就要驗收了。希望大家努力操

作，準備殺敵……」

隊伍中間沒有一點聲息。

趙區長又在那天的下午叫人敲鑼到郵街上傳話：

「各家的父老，到郵外壩子裏講話！」

太陽才過午，壩子裏有暖和的風，各家戶的男女們扶老攜幼的向壩子裏去。有的在呼喊着鄰舍的同伴，有的嘴裏在預料趙區長是將要跟大家說些什麼話。

當然，在土台子上出現了和藹的趙區長，他跟別的區長不同。無論老少都喜歡他，聽他的話。他雖則有五十多歲，看上去精神很好。在這第五區裏，他沒有欺虐過人，反而到每年秋收以後，倉裏的穀米要周濟人去了一大半。沒有餘米，沒有衣服，祇要上了趙府的門，沒有什麼不好的臉嘴給你看的。所以有同里的呼喊他做：「古員外！」

區長向人頭蠕動的人羣中看了一眼，又說着當初在常備隊講的話。有不同的，就是後面的幾句是：

「……大家要忍下心的讓自己的兒子走罷，他們可以為祖宗門楣爭光榮的。他們走，徵兵委員會留下給大家安家錢的啦……」

附近四鄉來聽講的人都在壩子裏齊聲喊着，是又嘈雜，又令人感動的吼聲：

「讓他們去！」

「區長的話我們聽從的！」

年輕點的父親大聲說：

「我不怕，正所謂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
四週的人大家笑起來了。

(三)

三屬農邨裏的人都知道徵兵委員來帶兵了，這無疑的是一種騷動。誰則也有很多壯丁悄悄的溜走了。他們是要走夷方，他們也是要去拿緬甸錢。

「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正在訓練中的常備隊不再解散。趙區長的意思是這樣的。

有很多壯丁準備着要走，他們倒也並不是一定說是「抗日情緒甚高。」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看見過日本鬼子是什麼樣兒。自己也沒有身受什麼慘痛的虐待。不過，他們所以要出去的原因一來被派着沒有法子推脫，樂得表示「大無畏，」二來是想在陣前取得「馬上功名。」然而，有很多人却不這麼想。他們很堅決的要到前線去。他們知道：「日本鬼子終於有一天會到我們這兒來的。」

在這一羣隊伍中間，一向頂橫蠻的張三哥也在裏面。

(四)

四月三號！

帶兵委員辦事處的命令：

「限明日午前八時調驗麗屬第一區常備隊及壯丁。」

這一夜，麗屬第一區的壯丁常備隊，星夜的趕赴縣城。

較場壩裏，早晨的陽光剛剛射在西邊的一半上，徵兵委員穿着一身戎裝，佩着一把光亮的

小劍。他坐在一張白布鋪着的桌子旁邊。

麗屬第一區的壯丁，穿着不整齊的農人衣裳。有的赤着腳，有的戴着簷帽。站成整齊的一列列子在前面。

那位區長穿着一套灰布的中山裝，有點當心事的站着。

徵兵委員首先臉上就有幾分不痛快而又有幾分快意的站了起來。高聲的問：

「區長！爲什麼沒有穿制服來？」

「報告委員！常備隊一向就沒有制服穿的。」

「爲什麼不早些準備？」

「沒有錢。」

「放屁！要你做區長幹什麼？好，你等着。」

委員隨手翻開這一區應徵壯丁的花名清冊，順着第一名喊了上來。

委員的口裏問問生塵，

醫官上前來檢查身體。

「趙嵩壽」委員喊。

「到！」列出來一個魁梧的漢子。

委員口試了以後，轉過頭來向醫官說：

「檢查他的身體！」

穿着白布外衣的醫生看見委員對他瞅了一眼，他會意地點了點頭，隨着就去量身長，磅體

重，……醫官立正說：

「報告！這趙嵩壽的眼睛是沙眼，不能應徵。」

「哦哦，你的沙眼，回去罷，另找代替的人來。」委員說。

「沒有的，我的眼睛很好，隨便看很遠的地方我都看得清楚，」壯年漢子趙嵩壽極力爭辯。

「不行，你回去！」

在花名清冊上順着又喊了下去，他們嘴裏把那些應徵的壯丁罵得狗血淋頭。甚至於罵到壯丁的祖先。列子裏倒很沉靜，大家不敢出聲。因為委員真有勤務兵用十響槍把自己敲掉的可能。

可是內中有一個被醫官認為是有神經病患的壯丁。他走上前一步罵道：

「你才是神經病的，你昏了頭。」

委員的脾氣有牛粗，馬上當着大家拉倒了就是一頓軍棍，不惟如此，等到黃昏時候點驗完畢，像豬一般的連廳屬第一區的區長都送進縣政府的監牢裏。

區長的罪名是：「不替壯丁做制服。」其實人民大家都知道制服的款子是由省政府支撥已經交給徵兵委員了的。那位壯丁的罪名是「侮慢官長」，其實，你說他是神經病，為什麼還對他認真，若果不然，委員可冤枉了那位老百姓。

耳目傳達，各區的人都知道這些消息。大家都戰慄了。

(五)

那廳屬第一區長之所以得恢復難得的自由，是花了兩千元新幣，連那位「神經病」的壯丁家屬也賣了兩石米才解決的。

跟着，各區的相繼點驗。內中有兩件頂有趣的事：

一個老頭子領着他的兒子到徵兵委員辦事處去。他會見了王委員便說：

「委員！我的兒子他願意去打日本鬼子。警官却說他的身材不夠高度。我想還是取了他罷。」

「不能，他的確身高不夠。」

「我想他一定比委員要高些的。」老頭子拉着兒子過去說：「來，跟王委員站着比一比看。」

委員馬上閃開身子。臉可紅了。

還有一樁是王委員派他的幾個隨員到羅邨去。把張明仲的獨兒子拿到辦事處來。

這獨兒子的互朵疊了。可是一家人靠着他的那一股蠻力打工生活的。

「你爲什麼叫你的兒子規避兵役？」

「他是獨兒子，委員可以調查。」

「那我可不管。」

「並且他是孿子，委員恐怕是不要的。」

到結果，委員命令把張明仲的獨兒子關在監牢裏。

手下的人跟張明仲說：

「你繳錢文保證金罷！」

「我沒有錢！」

過了些日子。聲子終於無條件的放出來了。

(二)

峇嶺下第五區的趙區長算是在鄉紳中頂講道義的人。人人愛戴他。可是他這一區的壯丁在四月八日那天點驗的結果，有六十二人被淘汰，命令是要他在次日就補充起來。

「王委員，這可做不到。我又不是三頭六臂的哪。就用草紮的人，也得要好些日子。」

「飯桶！我還管得了這麼多。你做區長幹嗎？」

他們大大的爭鬧起來。

王曉峯委員知道趙區長家的錢多。這機會就不肯放掉。他最後警告道：

「我不跟你吵些廢話，你快點去辦。若果少了一個，可要以軍法從事。」

趙區長又難堪又難辦的回到峇嶺那邊去。年紀五十多歲的人，一向還沒有受到這樣大的侮辱。這一氣，回到家裏却睡倒了。

縣長當然極盡拍馬之能事。王委員叫傳士兵送到縣政府一個條子。

「四月二十日之限期將屆，尙貴縣各區之壯丁及常備隊。本委員當至期啓行，上省呈報一切地方官吏怠惰之情形。蓋本委以徵調不齊，且再延擱，辦公經費，無從籌措，故非啓行不可，特此預爲報達，盼於本日內告知。……」

看到「辦公經費無從籌措」二句，縣長心裏有數。在當天下午攜帶了兩個包袱到「徵兵委

員辦事處」去。迎頭一句便說：

「請委員再寬限幾天，原諒我們辦事不力。縣政府當火速督促各區區長辦理完竣。」

王委員很客氣。縣長跟他商談了很久才回衙門。當天下了個手令給第五區區長趙元甫：

「點驗所缺之六十二名壯丁，趕於明日補足調驗，切切至要。」

還在病中的趙區長得到這手令，氣得說不出話來，他是頂愛面子的人。他想到屈服和敲索是頂可恥的。他勉強掙扎的扒起身來。穿上制服叫人去街上鳴鑼。

人羣又向場子裏擁擠了去。

趙區長勉强的支持着病體走上台子去。他啞啞的嗓子向下面蠕動的人羣講話：

「各位鄉親！這次徵兵委員過分苛刻。常常敲詐老百姓的錢財，還害死了好幾條命，我們去應徵的兵，原來爲了省政府的法令，爲了大家愛國。而這次反而讓他破壞了政府的法令，阻止了大家的愛國心。我們已經去的不說了，還沒有去的大家祇要有心，跟我到省主席那兒投効去。我們願意聽賢明的主席的命令，我們告發這貪污的王曉峯……」他高聲疾呼，病色的臉上湧起了血潮。

「我們要到主席那兒投効去！」

「我們自願去打日本！」

「……………」

老百姓的命聲。

(七)

徵兵委員辦事處在五月二號結束了。

王委員和下級的辦事員並於三日晨率領全部壯丁向鐵路車站進發。他臨走以前備受各機關的歡送餞行。民衆也在命令下又掛出國旗來。

細風苦雨的早晨。

王委員的一行是很有情氣的，上下的辦事員很高興，他們祇要看看那幾匹跛腳騾子所擋着的「寶藏」，若果騾子能夠說話，牠們也許會一致的向人們要求「減輕負擔」。

一隊隊的壯丁走在騾子前面，他們被手槍押解着走。雖然他們是很高興到前線去死的。可是這麼一來，倒使人覺自己的一點兒對日抗仗的熱忱也被冷水澆息了。

縣長們送到神道碑那兒，躬着腰說：

「對不住，待慢得很！」

「那裏、那裏，叨擾了。」

「嘿、嘿、嘿……」一個紳士一連串的笑得很利害。

委員的臉可紅了

從縣城到車站有整整的一天旱路。委員們的路線，一定要經過茶嶺下第五區地方。

剛剛是早晨七點鐘左右，天淋着細雨。遠遠的一帶山橫過去。嵐霧還很厚的堆積在山的半腰。遠遠的鶯聲鷓鴣的啼聲四週顯得很清新，寂靜。

剛要到茶嶺前的一座九孔大橋叫九宿橋的地方。委員在馬上忽然看見橋頭站着不少的人羣。他心頭有點疑慮。「爲什麼這樣早會有人在這兒？難道是土匪。」

然而一轉念「自己也有這麼多人。要有大槍小槍怕什麼呢？」馬蹄踏上了橋，迎面就看見很多人仇恨地注視着他。狹路相逢，第五區區長趙元甫也在人叢的前面。

「滾下馬來！王八蛋養的！」十幾個人拿着槍蜂擁而來。一把就將王委員拖了下來。「你媽的，國家成這樣子，你還剝削老百姓。好，給你點營營。」

十幾個人透死的打了委員一頓。
九宿橋上鬧得烏烟瘴氣。

趙區長指揮着幾個人把後面的馬馱子也掀了下來。打開一看，有兩匹驢子都駝着滿滿的鈔票。他叫大家原封不動的準備搬到省城去呈請處理。

「好了，給他一個教訓罷。別再打了。弟兄們，我們要到省城去。請主席給我們上前線去。」趙區長說。

「對呀！我們大家到前線去！」

有兩個職員把王委員曉峯送回縣城去醫傷。壯丁隊的行列便從九宿橋向前進發。

兩住了，朝陽透出朝雲來。

戰士的歌聲隱沒在山的轉角。

朝天釘！蠻匪！

三十里路，他從蠻子山走下來！

就好像一團火種拋進了晒乾了的穀堆裏頭，有這麼一天，他居然出現在王家河啦。是前年的一天下午，傍晚的太陽給他悄悄的影子送進村口。

誰不記得，他出去的時候還是十四五歲的小夥子，在村子裏頭成天打架鬧事，李三拔貢在龍王廟教的一堂學他不去上。他說『挺討厭，那類子曰學而時習之的臭調子。』結果，他仍然幫助爸爸種田。

眼睜睜的看見收租先生給爸爸一個耳光，法警說爸爸做甲長不盡職賞了一腳在老人的小肚子上，當晚就吐血……這些些被凌辱的印象真給他在王家河躑不下去，他說：

『爸爸！我要走，誰也不奈煩在這兒吃牛飯！』

『走？你走那兒？』已經夠疲敝的老人看着他的兒子。

『一條條大路通北京，那兒都好去，萬一有一天出頭的話，殺死這班狗雜種！』

剛剛吐血沒有多少日子的爸爸央了很多村子裏的老輩子來勸了他，可是沒有用，譬如罷，有人拿老輩子的氣派教訓他，不惟不聽，他還拚命的咒罵，有人說：『老天爺在上啦，你這種沒良心不順逆的東西！』他捏起鐵樣的小拳頭往桌子上一敲。

『媽的！天？天在那兒？……』

因為這一套以下犯上，甚至于罵到『天』于是全個王家河的人都給他個綽號『朝天釘』！

朝天釘終於走了，不知道往那兒去。

十三年，整整的十三個年頭！

居然他又悄悄的帶着自己的影子回來了。

五短的身材，但是他很結實。頭髮很長，大概是很多日子沒有剪過。幾乎已經披在肩上了。肉皮晒成番薯皮那麼紫紅色的。他赤着腳，衣裳顯得很襤褸，祇有頭上戴着一頂奇形怪狀好像鴨舌頭的帽兒倒還很完全全的。

他拖着疲倦的步子下了橋坎，一目了然的那條靜冷冷的街。

——龍王廟

——梁四嬸子的小茶店

一切他都記得，然而，牠們都坍塌或者是殘破了。到了街的中間，對面他碰到一個中年的漢子。像是忘了什麼的，把手抓住那人的臂膊。

「還記得我不？」

「誰？」

「我是……我是」他猛然想起來似的笑了「我是朝天釘！」

「朝天釘？」

他摸了摸很久沒有剃的鬍子。

「是！十幾年，看不出來了罷？」

隨着，風暴一樣的吹進了有點寂寞的王家河這耶寨。

『朝天釘沒有死，他回來了！』

老的，少的，忘了他的過去，全向他包圍攆去，甚至於小時候一道玩耍的伙伴，都要邀他到茶店裏去談談，他一面高興，一面莫名其妙地流下淚來。

他的爸爸已經三年前死掉了，家裏面只賸下遠方來的一個姑母。田地還給主人。從前的小伙伴們現在都討了老婆生了孩子，照樣爲了肚子趕着水牛下田，擔着擔子到街子，一樣的苦巴苦吃。

情形雖然這樣，朝天釘還是祇好暫且蹲下來再說，他囑咐着親近自己的人：

『別說我回來！我要悶些時候。給外面人知道是不好的。』

老頭子在後邊呢罵着朝天釘，說他不成器的傢伙，往外面跑了這麼多年一點路道也沒有，結果還是這麼叫化子般的摸回來。可是，伙伴們成天包圍着他，要他談了十三年的日子是怎樣過的？

和冬的時候，茅艸房裏面是比街上暖和得多，姑母在耶前耶後拾來的樹枝樹葉，正好就地燒起一堆火來取暖。晚上，屋子裏祇看火堆上湧起陣陣的紅的火舌，發出清微的枯枝爆裂的聲音，七八個年青的村人圍着這火堆。大家看着朝天釘的臉。

火光在人臉上晃動着奇變的影子。

『說呀！』

朝天釘坐在條矮檯上，把左腿躡得高高的。他在把那支退掉子彈的手槍用破布抹擦着。好

像是愛撫，又好像對伙伴們顯耀似的。

他回想到自己過去，苦笑。

『你們瞧！』他開始說：我十五歲那時候在這兒不是過不下去了嗎？看見爸爸受東家和法警那班狗子的氣，耕田種地的生活也混不了，我就打定主意去吃糧。』

『是的，你走的時候咱們還送去過小腰站。』伙伴中的一個點點頭。

『我在金師軍的隊伍裏學當號兵，因為年紀很小，正合，後來跟着隊伍打倒廣西，開到廣東去。在廣東，哼！那才走運，當大兵的真不愁沒有錢花用。弟兄們，成天總是花天酒地的過好日子。後來我不願幹號兵，沒有出息，我下連去了。』

『你跑到廣東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隨着我們就忙着開差打戰，沒工夫寫信。隊伍就在湖南，江西開了過去，我看，那時候大概……大概是民國十八九年光景，咱們的隊伍開去打共產黨。』

『共產黨？』

『對啦，就是紅軍，咱們從東邊追到西邊，西邊圍到東邊，可把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朋友，你們想，他們在火線上老是喊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槍口一致對外，還有，我們要打倒土豪劣紳才有飯吃，……這些話。在有一天，我們的軍隊正跟紅軍開火的時候，士兵們大家亂起來，一個也不肯打槍，我們早就跟紅軍商量好，一團人翻了過去，我們參加了紅軍。』

『參加了……！』伙伴中的一個驚訝的看着講述者。

『就這麼，我們在那時候開始，在湖南，江西，打來打去，我已經是紅軍了。朋友！他們

「真正想打日本鬼，不想打中國的弟兄。」我們給中央軍圍剿得夠，朝天釘把手鎗擺了一擺說：「結果我們要遠征了，我們的軍隊打通幾省，走了很多路，誰也不想到我們會打到十幾年沒有回來的老地方來。我們渡過金沙江，爬過大雪山，那真是千辛萬苦，朋友！我已經是當了連長啦，可是，在馬鞍山打一戰，我的腿上頭上都帶了傷了。」說着，朝天釘把褲腳管拉上去，頭髮翻開，讓伙伴们看看他的槍疤，——那肉上的渦漩。「嗟！就這兩處。」

「那真要命！」

「真要命，我帶了傷又落了伍，跟不上隊伍，病倒在靠近這兒三十里的蠻子山上。我想是完啦。可是，蠻子對我很好，用草藥替我敷傷口，醫好我的擺子（二）子彈也拿出來了，我在蠻子山上住了三四個月，這會，我才下山來看看你們跟我的家。」

伙伴們在驚羨的那種情形下面聽着朝天釘滔滔不絕的講述，朝天釘的眼睛睜得圓圓的。他的臉上雖則疲削但是有血色。不像剛剛進王家河時那樣叫化子的樣子，他已經在伙伴們面前成了英雄豪俠之類。

「嗚！這帽子是紅軍戴的。」朝天釘指着鮮紅的鴨舌帽上的五角星說，隨着擺一擺手槍「這傢伙也是隊裏的。」

「那以後怎麼辦呢？」

「以後？得慢慢的再說了。」朝天釘好像有一點傷感似的。

夜深了野狗（三）在寂寞的河邊吠叫。

屋子裏的火焰好像漸漸要息滅的樣子，伙伴們在興奮幻想中站起身來。他們散了。

就從那個時候起，朝天釘回到自己的老家來。並且也十分沉悶般的住了下去啦。

他也願上茶舖，他也願跟伙伴在一塊，可是碰見戴小眼鏡的劉九老爺——王家河的鄉長，從遠遠的提着一支斑竹煙桿走過來催門戶（四）或者看見縣衙門裏面的什麼委員警吏之流到鄉下來查事時，他便往什麼地方一溜煙的躲了。

很多人遠離他，這麼一個危險的腳色，但是也有不少年青人愛跟朝天釘在一塊。他爽朗，他沒有掩蓋。

郊外裏顯得分外清明，陽光已經把暖和的春天帶來，王家河裏面湧上一泛綠幽幽的水，河堤上的野草果樹（五）和柳樹都有生勁兒。田壩裏很靜，祇是紅岩山上那些叢林裏吱喳着聲聲動聽的鳥語。

朝天釘和李維寶兩個人順着河堤緩慢的踱着，朝天釘挺着胸膛深深地吸了口早晨迎面吹來的風。

走着朝天釘說：

「我來做是準糟糕的，你看，王家河這村寨裏的青年伙伴，誰還不害怕，咒罵我……」
李維寶沉默了些時。他，是後街燒磚瓦匠李森的兒子，李森病死了，磚瓦灶也就倒了，留下來李維寶孤竹竹一個人。他沒有顧慮，沒有牽掛，却有胆子挺身子出來做事，雖則在王家河僅僅祇是做短工，半夜裏敲更巡夜，可是，誰也看得上眼，他理直氣壯的做人，從小他跟朝天釘一塊兒玩大的，到紅岩放牛，到河壩裏去下網，心性彼此知道，朝天釘回家來一兩年，就是他倆更要好些。

「是不是？我看還是你約約罷！我真是住得悶了。」

「試試罷，咱們有一個就走一個。」李維實忽然想到一點「不過，你是不是已經探聽明白了？」

「怎麼沒有？軍隊在陝西，喏，就打從四川走去就行啦。」

「盤費呢？」

「那……那我想得辦法。『朝天釘忽然想起來』我的手槍可以賣掉罷！」

「唔，對的！」

他們一邊走着，走得不覺已經很遠了。前面迎頭碰着昨晚去趕街子，今早從城裏回鄉下來的王伯伯們，他們挑着已經賣空了的穀籃子，擔回從城裏買回的土布呀，火柴呀之類的。二嫂子還高聲的談論着進城去的瑣事。

「唉！你們知道嗎？事情可緊得很啦！」

「什麼事，什麼事？」

王伯伯停住了腳，氣促的向朝天釘說：

「又要清鄉了！」

「清鄉？」朝天釘驚訝的問？

「你得想法別出來閒遊閒遊的了！」老頭子警告的眼睛瞅着他，顯得分外的慈祥和關懷。

「得避一下的。」

他們那一些人走回王家河去了。

從那一個時候，朝天釘好像冬天的蛇樣的蟄伏在那兒可不知道了。山廟裏？岩洞中間？七月，八日。

雷一樣的驚醒蟄伏着的生命！

『中國果真跟日本兵打戰了！』

『在北方，上海，開戰殺日本鬼子……』

『中國這會可要翻身了！』

『……』

雷一樣的，傳到了這邊區的山野間。邊區的老百姓全談論着這事，正像雷一樣的很快就傳到每一個老百姓的心裏。隨便那一個角落，隨便那一個村寨。

就在大雷雨過後的一個晚上，朝天釘又出現在王家河了！在什麼人都不察覺的當兒。

他更比以前理直氣壯，更比以前有勁。

『這會，伙伴們！祇要打日本，什麼都好。還論什麼黨不黨。』他說着就把那頂有五角星的破帽子拋在茶店的火爐裏頭。『打日本，中國人誰都有份，有願去的跟我去罷，包有你們的好事幹！』

『是，小錢什哥！咱們去，橫直蹲在家裏也沒意思。打日本人也好開開眼孔。』李維實從茶棹子這猛然站起來附會着說。沒有這會激奮過，他的手有點兒顫。

茶舖裏那麼小小的地方讓三四十個鄉下人給嘈雜夠了。

『去！』有的說。

『不是說走就走的！』有的說。

『砰！』的響了一聲，是朝天釘把自己的手槍從褲帶上拉出來拋在棹子上的聲音，他興奮的說：

『伙伴們！我賣了我的手槍做大家的盤費，大家跟我到軍隊裏面去。』我還有一隻水牛！願意跟着去的一個近三十歲的漢子喊出這沙粗的這麼一聲。『把他賣掉。』

正是在熬烘的時候。

從還霖着細雨的點滴的簷下，那個豐登茶店的小門的邊沿，伸進那戴着小眼鏡，領下生着一把稀疏的綿羊鬚的腦壳。

『劉九爺鄉長！請喝開水！』老闆娘故意顯得分外崇敬的打照拂。

他不理睬，從眼鏡裏瞅了那些亂吵的夥子（六）一眼，嚴厲地舉起那斑竹烟桿指點在朝天釘那邊道：

『朝天釘！浪子！你又來啦？』

『我的家怎麼不來？』朝天釘不高興的回敬他一句。

『你來就得給我規矩矩的，今天晚上你又在這兒煽惑人心，約良家子弟跟你一道幹濫事。是不是？』他好像教訓兒子般的，『以後你得給我當心點，不准胡說亂道，再這樣我就給你趕出村子去。』

『我們講幾句閒話也干你的事。』李維實插進去冷冷的說。

『閒話？怕我沒有聽見？』劉九爺得意的笑了，露出那嘴七缺八破的黃牙齒『李維實，怎麼

你也跟着朝天釘這傢伙瞎鬧了？」

「誰也沒跟誰。」

「好給我散開，回家去！」劉九爺擺着班竹烟桿命令。

可是結果一個也不動動身子。

劉九爺沒趣的走了，一邊去着一邊說那兩句成語：

「跟好人學好人，跟着師孃（七）跳假神。」

鄉長走遠了，小茶店裏湧起一陣笑聲。

從這一會以後，鄉長永遠看不見他們這一班人在一塊了。可是，他們是在龍王廟裏，在紅岩山上守樹林的草棚子中間。

劉九爺知道事情不妙，他雖則沒有當街呪罵，可是他自己在心裏打算。「若果這批傢伙，果真跟朝天釘鬧出亂子來的話，做鄉長的有忝職守，區長縣長追究，可是不了的。並且……：……：哦」他忽然心裏想到「並且萬一要抽丁派役，他們一溜，叫我找誰？我得想辦法，我得想辦法！」

劉九爺叫自己家裏養着的長工：

「老宋，老宋，」

沒有回聲，他走到豬圈傍又喊：

「來了！鄉長！」

正在喂豬的所謂老宋，把身子鑽出黑漆漆的豬圈，落腮鬚，四十多歲近五十光景，這傢伙

常常喝升酒的緣故，那像餓老鷹的鈎嘴的大鼻子，像九爺罵的「被酒糟紅了。」老宋雖然喝酒可不胡塗，他一見九爺就把眼睛角擠攏的問：

『有什麼吩咐小的？』

你往外面跑一趟，悄悄的調查下朝天釘這一班狗東西到那兒約會，你偷聽下他們究竟說些什麼，回來告訴我。』

『是，是，我知道。』老宋點着頭卑鄙的笑着。

老宋把身子灣着點溜出門去了。

劉九爺囁咐道：『別給他們看見你！』隨手把班竹烟桿的頭子往嘴裏塞進去。

王家河一帶正在淋着細雨，邛寨和山野的前後是籠罩在濃厚陰暗的雲層下面。林木村舍都顯得有點而模糊，狗順着牆腳偷偷的溜了過去。有時候一兩隻水牛走過，泥濘的村道上陷進了些很深的小塘子。順着後山的路，好像已經很少人走。可是，鄉長家的長工老宋，却悄悄的穿着一雙新買的草鞋，跳上土坡，像野貓那麼的隱沒在叢林裏面。

黃昏過後雨是住了。

山的西側那看守樹林的草棚裏，有紅的火光，

『啞！我們再渡過金沙江去。從會理州……。』

『真的我算了一算要三十天左右。咱們有一隻大腳板還怕。』

『弟兄們！我聽得頂真，現在咱們的軍隊改第八路軍，已經是中央的軍隊啦。以後大家全是一家，一點彼此都沒有。咱們得聽蔣委員長的指揮啦！』這聲音是朝天釘的『再不去打日本，

我們真是笨虫。蹲在這山肚子裏過一輩子，有鬼知道你是誰。出去幹他幾年，積點兒錢來過日子，誰也不敢對我們這些打過日本鬼的人正眼看一看。」

『廿一個！』

『是呀！祇是二十一個人，多有點人去不雄壯些麼？』

艸棚裏面沉默了一陣。

『哦！』朝天釘的聲音在響叫『我想起來了，我們去約些蠻子去罷。打日本人，中國人全都有份，難道蠻子就不是中國人？他們不該打日本？我們怎好在全中國對付小鬼的時候忘記了他們？』

『唔，恐怕很難！要不然，蠻子真夠英雄。你看那一股勁……』

『不，不，我可以去說服他們，我在那蠻子的山上住了三四個月跟他們打得很好。我又會說蠻話。我去！』朝天釘興奮得大聲的喊叫。

『就明天！』

『明天！』

『是的，蠻子是中國人，他們得打日本！』

艸棚裏的火堆好像是有人用什麼一種沉重的東西把牠蓋下去，熄滅了。山岳是黑暗寂靜的，野狗（八）在高的地方嗥叫。高的樹大的岩壁，好像巨人的影子。

『那麼我們散罷！』

從艸棚的後面，閃掉一個黑影，又向叢林裏面奔下去了。

草棚裏的人才慢慢的鑽出來！

距離王家河不過是三十多里地的高山崇嶺裏面，住着近四萬的「蠻匪」（八）他們的祖先，也許就是這整個省區的主人。可是，他們被「更文明的人，排擠在這山裏面來居住着。他們更可憐的維持着種族的生命。蠻子分佈在省區的每一個山裏，分佈在這兒的是四萬人左右，依靠着山上的林木的砍伐，依靠着遠近幾十里山野的野獸的獵狩，依靠着梯形山地的高粱和玉蜀黍，過他們的可憐的日子。

他們雖則和漢族的人發生交易買賣，可是他們原始的仇恨漢族，什麼他也不知道「國家？中國？什麼東西？我不知道！」萬一說漢人給他一個不高興，好，你祇要聽見一陣震憾山岳的吼聲，他們抱着那簡明的明火槍（九）光閃閃的蠻刀，從山頭滾了下來，他們不論男的女的，祇要見着你，準是要你的命的。蠻子切齒的仇恨，要用漢人的血，用火去燒燬一個村莊才算暫時的消解得了。

普通在城市上的交易上說，彼此當然也還很處得過去。祇要看見男的披着經常不大脫掉的羊皮，戴着前後亥形而綴以些裝飾的彩色布帽，腰間老纏着一條布帶。跟漢人爭論着價錢，這時，他們倒是分外顯得純樸溫善的。

蠻子好像被遺忘地生活在深山裏。

可是，朝天釘並沒有遺忘他們，朝天釘要有心把他們拉到中華民族戰爭的前線去。

朝天釘離開了王家河的村寨，他又從新回到了剛別不久的蠻子山去。

王家河的青年們期待着牠：

「也許會被他們殺了祭穀地(十一)的!」

「不，他會說蠻話，並且處得很好。」

「頂多把性命保住，事情是難成功的。」

「爲什麼？」

「說兩三句話就要把人拉走嗎？」

「你以爲怎樣呢？」

「要人多，很長久的時候，蠻子是很好的兵。」

「唔!.....」

他們全盤的計劃劉九爺鄉長全都知道了的，朝天釘是什麼時候動身？打從那條小路？他的探子老宋都說得明明白白的。並且還嫌味道不夠，老宋用舌頭舐上一舐上嘴唇故作驚恐的樣子說：

「他們還說，要是蠻子果真下壩，先得把劉鄉長的一家殺光，燒了他的莊院。」

「這真要造反，真要造反!」劉九爺氣湧心頭，顧不得抽草烟，皺着眉頭在打主意。

天氣是從早間就放晴了，劉九爺白瓦屋裏的院子當中陽光很明亮，那就顯得他自己的臉嘴陰暗而且慘綠，他的鴉片烟癮有點要來的樣子，鼻涕，眼淚，流着，但他忘了，他想到的是朝天釘那小王八蛋的影子。.....五短身材，大眼睛，高顴骨。穿着像叫化子樣的衣裳。

「濫子，我我.....我有辦法對付你，要你這條狗命!」劉九爺想着想着，狠狠的咬了黃牙齒說。

鄉長很例外的慷慨，給了老宋這『探子』三塊錢，老宋高興得夠，眼角又擠成一條縫的，口涎流下來貼在下巴邊他都趕不及揩掉的說『謝謝九爺！謝謝九爺！』

當晚打滿一瓶子升酒，花生，炒豆，還有晚飯偷下來的臘菜，他在自己房間裏整整喝個醉。街上敲三更，他已經醉倒在床上，落鬚鬚的中央包着那紅得發亮的鷹鉤鼻子。

老宋爲了九爺給他的好處，他更上心的做『探子』。沒事的時候，他就溜到小茶館裏去聽聽消息。

王家河的伙伴們等得心焦，朝天釘去了很久沒有回來。豐登茶店裏閃着昏暗的一星星燈火。李維寶——這蜜匠的兒子頗不高興的彈着月琴。嘴裏唱着：

『一去你不回頭呀，阿哥！』

『蠻子山的姑娘絆着你的脚。』

『……………』

『……………』

一陣嚇！嚇！嚇！的笑着。

『朝天釘，他來啦，蠻子也有，探子也有！』探子老宋有一天臉色張惶的報告劉九爺。喘着氣。

『真的？』

『真的！』

一點猶豫也沒有，劉九爺早有準備，趕快一家老小帶着細軟往後山溜，班竹烟桿在他手裏

抖擻着：

『再探，……老宋！來告訴我！』

朝天釘在柵子前面那場子上跟伙伴們講話。

他更疲了些，有點風塵勞頓的様子。但是精神更好般的。場子裏還有十幾個蠻子大哥，高大的個子，様子好像很高興，大刀子，小刀子，帶得不少，並且還把準備趕路的蠻兒（十二）和毡子也措在背上。

『難得很，伙伴們！若果要蠻子全都出山，還得要很多人要去，很久時間給他們教育。』朝天釘嘆了一口氣說：『並不是一個人做得到的，這十幾個我費了午大的力氣才約下來的，好，我們這就蠻個走罷！』

『那也是你啦，別人還不行呢。』李維賢說。

朝天釘過去說了幾句蠻話，蠻子也會說漢話，他們走過來給大家伙伴們握着手，會會面，大家笑，很高興。

那一晚，在龍王廟裏，他們很熱鬧的聚集在一塊，地下鋪着不少的酒食，蠻子們喝醉了唱着聽不懂的歌。拉同伴跳那薩羅舞。朝天釘也幾乎喜歡得忘了自己似的。

『我們很快的就要走了，忘掉這討厭的王家河罷！』

『從四川到陝西……嘻嘻……』

『蠻刀，送日本鬼子的命呀！』

嘈雜的聲音充塞着陰冷的龍王廟。

老宋溜到後山上找九爺，在很小的巖洞裏。

『九爺！』

『怎麼啦？那般小雜種！』

『他們在龍王廟裏吃得昏頭昏腦，說要一兩天就走。』

『有糧子嗎？』

『有，十幾個。』

『那好。』

劉九爺黑夜裏和老宋趕回家來，在鄉公所裏寫了封信，在信裏最主要的是：

『以投軍抗日爲號召，而行私通糧匪，企圖叛亂是實……』

信寫好，劉九爺低聲而且近乎有點顫抖的回過頭子說：

『老宋，連夜送這封信進城去，縣政府。』

往城裏的路上，河堤埂，一盞球樣的燈籠漸漸的遠了，小了。

天剛剛黎明，太陽從東山的凹口露出了半個臉兒，田野，樹木，抹上一派淡紅。放牛的孩
子們都已經往山道口去啦。耕田的人們，也正是忙的時候。

『朝天釘是誰？出來！』一種惡劣呵叱的聲，在喊。

龍王廟口幾乎站着有一中隊的保安隊，大家的步槍口都對着廟門，牆的缺口，保安隊的兵
已經把這破廟包圍得水洩不通。

鄉長，老宋，隊長，站在路邊的樹下。

『祇要朝天釘！一個，誰？出來！』

隨着廟門裏站出來的是那個爽朗的漢子：

『我是！朝天釘就是！怎麼樣？你們這一套倒很威風。』

『走罷，請你到城裏說話。』

那個保安隊的兵已經把褲帶上吊着的麻繩解下來，把朝天釘像鴨般的捆起來。

『那沒有什麼！』朝天釘微笑着說。

保安隊兵把朝天釘帶走了，朝天釘喊道：

『伙伴們！好好的去呀！從四川……』

劉九爹得意地站在路邊，他用斑竹烟桿指着罵道：

『朝天釘！蠻匪！』

——一九三八，十一，于惠滇醫院。

（註一）固定日子的市集

（註二）卽瘡疾

（註三）狼俗名野狗

（註四）抽丁派錢之類

（註五）金鷄納樹

（註六）老頭子稱呼青年謂之夥子

（註七）替人禳病的女巫

（註八）漢人罵蠻子爲蠻匪。

（註九）一種自己製造用火藥鉛子，以火繩燃發的槍。

（註十）探山上的藤葛爲烟草，其味甚臭。

（註十一）每逢耕種時，蠻子必殺漢人之頭以祭其田地。

迷信謂可豐收，以所殺之多少爲豐收程度之決定謂之祭穀地。

（註十二）蠻兜係布製之長方形袋，用以盛飯食乾糧。

枕木

紐約泰晤士報載有美國教士莊森的一篇文章，其言曰：『中國救亡運動，全恃下列兩端：一爲全國人民之堅強意志；另一點則爲大量軍火來源的獲得。關於全中國人民之意志問題，自來無如是之統一，但其取得軍火接濟通路所受之威脅，亦莫如今日之危急。良以日軍之海軍，已將中國多數海口封鎖也。所幸中國對於歐亞方面，已有兩條大陸之通路，建築業已完成，其一爲自中國中部通至緬甸邊境與英緬鐵路及英國在緬之海口相聯繫，另一係由中國西北而抵達俄邊，與蘇俄之鐵道相聯繫，中國目前有此兩大幹道用以輸運軍火可謂安全之至。』

在廣州灣中間的一艘日寇巡洋艦上，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一個特務機關的倭僮看到了這樣明確的文件，他已經胸有成竹，當他吸了一口淡巴古以後，沉思着問道：

『現在是什麼情形呢？』

在單人沙發上坐着那一位台灣籍的「中國通」，他雖則身軀瘦小，可是顯得很靈敏乖巧。鼻樑很高眼睛却陰鷲的沉陷下去，臉皮又沒有肉又灰暗。好像是很疲倦了的樣子。他站了起來，手插在褲袋裏說：

『全線都已經由測量隊勘測完竣，前月理事會議召開以後，祇等招商承辦，土石方工程及其他橋樑涵渠工程。』

『你說的是……』

『滇緬鐵路！』台灣籍，中國名字叫張哲民的，走到那一張詳明的中國地圖面前指劃着說：『就是在這叢山峻嶺之間，路線是從昆明起到緬甸的臘戍止，跟緬甸的鐵道接軌。』

『這鐵道將是一條對於中國存亡關係最大的國際運輸綫。』

『那當然是這樣。』

『我們是奉到命令，就近予以破壞的。我想，你有什麼意見？』

『意？』

『就是說，你可不可能去擔任這樣重要的任務？』特務機關長說『這必得需要長久的時間，而且要有點胆略。』

『我試試看！』

『很好，什麼時期動身？需要怎樣的準備？』

『最近就走，怎樣準備我們以後再談吧』張哲民一邊說着一邊就走出艙外去。

船舷以外的海面，湧起陣陣雪白的浪潮，深暗的七洲洋面，籠罩着一層薄暮的蒼茫，在蒼茫中，張哲民憑依着白色的欄杆，看看那一帶模糊灰淡的海的邊沿——那中國南部的海岸線。那鐵蹄踐踏過的土地。

他盤算着，計劃着。

艙面上蕩漾着令人寒顫的風。

這巡洋艦上的燈光明亮起來了。黑暗的海面上也有一點燈塔在迴旋着。

忽然，艙裏傳出一片笑聲，一個女子的歌聲隨着唱了起來：

‘Ah! Rose Marry! I love you

I always Dream in with you

No Matter what

I Can not forget you’,

.....

這歌聲是多麼沉鬱，多麼清涼呵！

張哲民聽到歌聲，他忽然有所覺醒般的拍了拍船舷道：

『哦！對了！我怎麼忘記了她？』

一一

木 枕

張哲民完成了一切人事上的部署，他和那一個朝鮮舞女——金麗姐是將收道法屬INDO CHINA，到達中國的堪察加——雲南。

提到金麗姐，倒也是有些來頭的。她在東方的維多利亞島上做了近五年的舞女。她曾經出入於華南各地。交接了不少的軍政要人，跟到香港活動的中國失意政客來往得更親密更融洽。她用自己特有的色相代替日帝國主義交換得不少的消息和祕密。無疑地，她是日寇很好的國際

間諜。

那一身白嫩而豐膩的肉抹上醉人的香粉，生長着長睫毛的眼眸子好像在斜睨着你。加之，有一對小小的笑渦。青春好像永遠在身邊。在這一支日寇的巡洋艦上的水兵們，大家都呼喚她叫『U. B.』這啤酒的名兒，表示她真是一支醉人的東西。

『U. B.』唱罷！『水手們要懇着。』

可是，這會她可要走了，她要跟張哲民先生到叢山峻嶺中去。這巡洋艦上，以後永遠也聽不到『U. B.』的歌聲了。

當他們穿飾着闊氣的衣裳，離開巡洋艦到達另一個埠頭去的時候。一艘汽船漸漸的離開了水手們，軍官們，一齊在艙面上看着金麗姐們的船在海水中劃過一條白的條線。

『再會！弟兄們！』

『再會！祝你們勝利歸來！』

其他的很多人已經從另一方面入境，而張哲民和劉竹君（金麗姐在護照上的名字）是上了安南的岸。

入境時，張哲民向對汛督辦公署的登記報告是這樣的：

姓名：張哲民

年齡：三十八歲

籍貫：福建三都澳人

職業：藥材商人

入境何故：採辦藥材

眷屬：妻子劉竹君

結果，這一對夫婦『很輕易的到達了東方的瑞士——昆明。他們滿口的中國語言。生活很豪華，每天和藥材水客打交道，出入都蘭酒店的客廳，遊覽華山翠海的名勝。

他們夫婦之間顯得特別親愛的樣子。

十二月的上旬，他們在迤西的幹道上作了一次祕密而且艱苦的旅行，因為他已經在事前明瞭了沿途的情形。所以諸事都很順利的準備下去。

當旅行還沒有開始的時候，張哲民看日報紙上有兩則廣告：（一）滇緬鐵路工程局招標承辦，第四分段土石方工程——本路第二總段第四分段自安營營至楊老哨止，計長二十一公里間，運土石方工程四十一萬立方，分作五標招商承辦，有願投標者，希自十二月十九日起於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間，前來本局工務科繳納圖說費每標國幣五圓領取圖說，親到大藥腳工務第四分段由該段派人領往施工地點查勘，並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午十二時以前將標函連同投標押款每標五百元交到本局，即於是日下午三時在本局當眾開標。（二）滇緬鐵路公司規定收購枕木規範——滇緬鐵路公司現款收買枕木辦法，業誌明於前。茲者公司為便利各州縣木商，明瞭情形，便利接洽起見，特將枕木規範書印就多份，藉便索取。如各地木商有志承辦者，得用書面將擬承辦樹種數量，交貨地點，交貨時間，每根價格，向該公司材料課申請洽商。……………

張哲民在啓行以前，投了第四分段四十餘萬公方的五標工程，並且承辦了七十萬顆枕木的供給。

於是，張哲民『夫婦』便向迤西幹道公開的前進。

他們真的向叢山峻嶺之間走去了。

寒冷的風霜中，他們直接的領略到『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的苦況，不，不是苦況，他們反而像冒險家那樣的快樂。

二二

二月初旬：他們知道自己開標的勝利。

張哲民夫婦到達第四分段的起點的青華洞，按照地圖的指示，他得到了完整的概念，滇緬鐵道路線的詳細情況。

他們以最高的工資僱得了近兩千的工人準備在第四分段施工。

在一個月白風清的夜裏，張哲民夫婦約工頭袁新業上館子。那館子是靠近大河的左岸的樓頭，一盞半明不暗的洋油燈懸在櫃當中。因為時候已經很遲了，僅祇是他們三個人圍着那張杯盤狼籍的桌子。

『袁新業！我倒問你，這些個工人你拿得住嗎？』

『我怎麼拿不住。他們在我手下做了幾年的工了。』袁新業敞開對襟衣裳的鈕扣，大頭剃得發光，肥胖子的臉上已經帶了酒得的紫紅，連眼珠子都好像又紅又大。他把左腿躡在條凳上，伸長了手去炒雞雜的菜盤裏夾了一些放在厚嘴巴裏。等到三口兩口嚼下去才嘎聲的說。『你們儘管放心！』

『不是放心不放心的話。』張哲民陰沉的說。

『那麼你是怕鬧事嗎？』工頭問。

『不，不是，我是想，你總不會把這些工人使喚得靈。』

『你的意思是……』

『譬如說，叫他們東不敢西，叫他們西不敢東的。』

『這可以，我打死他們，他們不敢哼一聲。』

『那好極了，好極了。』張哲民拍拍工頭袁新業的肩膀說『我倒有一件事和你商量。』

『說罷，以後大家的日子還長遠呢。』

『我還不想現在就開工挖土方，我想把這些工人帶到別的地方去做別的事情。』

『做什麼？』

『你不是知道我已經承辦了七十萬顆枕木嗎？』張哲民說『我們將到森林地帶去購買樹木。

叫這些工人幫助砍伐的工作。』

『他們這些工人都是土工，大概對於木工不大精通吧？』

『那沒有關係，沒有關係，方便得很。』

吃得酒醉惺惺的袁新業，莫名其妙的看着對方的臉嘴，他祇覺得自己的臂膊被人搖動着，他斜過眼睛去看看，就在醉眼朦朧中看到一張又媚又嬌嫩的粉臉，那女人在推動着他說：

『你得好好的幫幫忙，這事情是很重要的。』隨着塞在他手裏一色實實在在的東西。『喏，這點兒你先拿去開消着。』

一種使袁新業支持不了的力量在震撼着他，同時又加之酒助人胆，他沉着的把那一包東西接了過來，放進衣袋裏說：

『我總會辦得滿意的，我總會……』

更鼓敲動以後，醉漢先離開這小館。張哲民夫婦才會了鈔回到客棧裏面去。

在客棧裏已經有一個人在等待他們。

他們在了一支燭光下低聲的商談着。

『工程處的標已經投中，並且有信通知快一點將承辦的枕木點交。』那人報告近況。

『你們的事呢？』

『現在已經買通一個工程師，叫你計劃一座很困難而且花費時日的橋樑，使這幹路的通車日期延長一年之久。』

『還有呢？』

『我們買通了一股土匪，叫他們搶劫從省城運輸來的器材。並且，叫他們常常下壩來屠殺那些修築鐵道的工人』。

『好，這已經很夠了。』張哲民誇讚了一陣。

四

在開工這一段的附近是屬於石土司治下的地方，在那些疆土上的一切財富，都屬於石土司所有，人民，財等於石土司的奴婢，說好聽一點，是他的佃戶之流。

石土司是擁有很高峻的山嶺，廣大的田地。還有一條橫過當中的江流。

當滇緬鐵路的路線通過這兒的時候他，這一方的皇帝，就很高興。因為他的山嶺裏所生長的錐栗，栲樹。水青岡，落葉松……等等，便可以賣出來給滇緬路做很好的枕木。他將成爲更富有的土司。再同時，他可以儘量的讓他可以奴役的十多萬子民參加滇緬路的工程，他可以在勞動所得的工資項下，剝奪下不少的財富。而那些工人是不會說半句的。

這種情形，在一個土司的身份上作如是想，並不算奇怪。可是他能夠讓自己的人民使用勞力，更讓自己的林木售與路局，這在效用上算對國家對這國際交通幹道是最好沒有的。雖然他未嘗不是以利爲計，未嘗在不想居奇操縱。

第四段工程處開始之際，石土司就想自己親躬上省交涉一切。可是他還沒有作起程的準備時，而另外一方面的祕密活動者却已經向他的領土「進軍」。

這是快要降雪的一個寒冬，是1888年的末日快到來之際一對男女走進了石土司所領管的地界，寒冷的山風把他們送在廣闊的田壩中去。兩匹雄健的馬，順着一條小河的邊沿前進着。金麗姐穿着一件相當華美的斗蓬騎在前面的馬上，她相當高興的在唱着悅耳的歌聲。

在中途，他們看見不少的土人。

「官在那兒？」張哲民間路邊的人。

「哪！那邊，」

遠遠的，一些灰色的白色的土帳房聚集着，他們十分欣悅地用鞭子抽打着馬的屁股。進了寨子以後，他們的馬在衙門般的地方下了馬，向門上的人多番申說要會土司官。

門上的人通報進去。

不久，他們會到那位石土司，這土司已經有四十歲左右，但是顯得很有精神，很年青。當張哲民和金麗姐進去的時候，他用疑惑的眼睛看着那兩個不速之客。

『我們是從省城來的。我們曾包了這一段滇緬鐵路的工程。』

『哦，哦。』石土司說『請進去坐一會』。

石土司能夠說很流利的漢語，他和兩個客人談了不少的當地情形，問了不少的國內新聞。但是他們並沒有要求石土司什麼東西。

當着那一個冬夜，石土司設下最豐盛的筵席以款待這兩位客人。明亮的燈燭照耀在廣大的前廳裏，溫暖的火爐散發着令人舒適的火焰，在廳壁上，懸掛着美麗的獸皮和雪亮的大刀，在這華麗的環境裏，有悅耳的葫蘆笙，羊皮鼓在喧奏着。還有不少的姑娘在筵前作狂熱的舞蹈。

『我們很萬幸，能夠會見你。』張哲民說『劉竹君！多陪石大爺喝一杯』

金麗姐在燈下顯得更爲俊美，她媚笑着，轉動着夠人沉醉的眸子，因為廳內已經很溫暖，所以她用不着穿那皮外套，她穿着又薄又發光的旗袍，兩支雪白得像藕的手膀舉起一杯醇酒。她在石土司的身邊低聲的道：

『是的，我』着你就覺得心裏很舒服，應該慶賀我們有這樣很好的因緣會見面……『嘿嘿』已經半醉的石土司陪進很深的泥沼裏了，他覺得金麗姐的確是一個可愛的女人，他屢次想對她說句什麼話，可是又說不出來般的。這會金麗姐把酒杯舉在他的面前，他有點支持不住的把金麗姐的手悄悄的一把握住，另一支手接過酒杯來一口喝盡，嘴裏木訥的說：

「不錯，不錯，是姻緣……」

張哲民已經把什麼都看在眼裏了。

夜深人倦的時候，石土司已經很醉了，他要求金麗娟送他回臥房去，可是這一去，金麗娟到第二天的中午才出來與張哲民。

石土司完全忘記了用他的山林和勞働者去幫助滇緬鐵路的工程這一會事。他離不了金麗娟這女人，他留住張哲民們多住些日子，這要求並沒有遭受拒絕。

五

另一方面，工頭袁新業得到不少的錢，他對到張哲民的暗示，帶了200個工人跟隨在張哲民們之後，殺死了十二個守邊的人，也全數的潛入石土司的境內。他們所帶進境去的是不少的武器，毒藥，和着幾十桶洋油。

在一個隆寒的夜裏，有很多人在袁新業的指揮之下，把生長着高大的樹林的山嶺，由洋油放起火來燃燒了，那四山的火光在那麼熾烈的在黑暗的天空裏發着紅的火光芒，風勢很大，原野裏湧起了淒厲的吼聲。

看守山林的人不顧性命的上山去搶救，可是結果都被不知什麼人殺死了，森林延燒了整整的十一晝夜。

另一方面，石土司治下的每一個村落都有外方的人到來，等到那些人走了以後，可恐怖的病症瘟疫便發生，村民，那些土人或牛羊，祇要喝了水，肚子一痛便死了。

整個石土司治下的大地動亂起來了。

死亡和毀滅的恐怖湧在無知無識的土人的心裏，他們惟有聚集着向木頭彫刻的神像虔誠地去祈禱着，可是，他們仍然看見死亡和毀滅延續着。

土人在找尋那些來了就不見的人！

正是在石土司夢想着把他的森林和勞働力送到滇緬鐵路的時候，邊境的一些鄉民捆綁着一個外方人到寨子來，他們要石土司親自來訊問這一個好細。

這一天，石土司才知道他的林木也完了，他的子民也死了近一萬人。

被訊問的「好細」是誰？正是那位工頭袁新業，他爲要求得自己的這條狗命，他把張哲民叫他做的事，詳詳細細招供了。

石土司在堂上抖擻了起來，他才覺得自己身後有這樣兩個豺狼一樣的東西，他的酒已醒了，他的夢也醒了。

石土司命令把袁新業當場殺掉，他自己帶了光亮的刀子走到後面去。可是，他始終找尋不到那兩個「不速之客」。張哲民和金麗令已經逃走了，他們遺留下一些東西。

三日以後，

邊境的人來報說，一男一女，被土人殺死在金沙江的左岸。

我們可以想到：金麗姐們女人的屍身不知道隨江流飄到那兒去了，而巡洋艦上的水兵們將永遠地聽不到婉曼的歌聲。

滇緬鐵路的工程將在雲南民衆手中完成！

特 務 工 作

一陣觸重的聲音，手推車進了污穢窄狹的弄堂。車子到了三十七號的後門口放下來，從後面跟隨着的黃包車上跳下一個四十八九進五十歲的人，穿着件青呢的夾衫，戴着頂呢帽，尖得像狐狸的嘴邊粘着稀薄的一層鬍子。他灰暗的眼睜向左右睇了一瞥，跑到家門口用手掌拍着門叫：

「喂！開門。快！」

李民治到晚傍的時候總是從公司裏出來就回家的，他聽見親在敲門，跑去打開。便看見黃昏的朦朧中父親擠進門來，回過頭去吩咐推車的苦力；

「搬過來罷，就放在下面這間屋子裏。」

於是，苦力們把推車上的白布包一捆捆的搬了進來，樓下的房間老早已經搬得空空的，等待着放這些布包了。

李民治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父親祇不過是在商界裏做點居間人之類，事實上買空賣空鬼混日子。弄得家裏面拮据非常，衣食都成問題這並不算得稀有的事。可是，這些日子倒很特別，花用的寬裕是其次，他却花了不少的洋鈔去買得幾千隻麻布袋子堆在家裏，真不知他發的什麼瘋？

麻布袋子一天天的增加，四五日來把樓下的房間擠得滿滿的。每廿個袋子用一塊白布包着，就鄰舍們看見也還不知道裏面是什麼玩意兒。

他不再對家裏的人談什麼交易所行情，也不再講什麼貨色的盈虛。當然他的錢從那兒拉來的，家裏的人也無從知道，橫豎有得大家快活逍遙誰也不管。

電燈亮了，家裏的人把飯菜弄好搬到桌子上。父親坐下去照例的喝着早已溫好的老酒。他好像是很明瞭時事的樣子在談着；

「我看情形越來越不妙，前天東洋水兵又被打死一個。北四川路狄司威路一帶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啤酒廠附近他們的軍首又再演習啦。」他臉旁有點紅紅的嘆了一口氣說：「開北的老東姓又搬家了。」

「祇要自己硬氣一點，諒他也不敢打的。」兒子說。

「不敢？你怎麼知道？你們在公司裏做店員的祇會賣東西，大家都莫名其妙。」父親呷了一口酒冷冷的說；「我看中國是沒有救的，還是各自找點路道。誰管得得誰？做官的也是顧不了老百姓的。」

李民治追着高聲的說：

「老百姓自己會管自己的，國家誰都有份。」

父親不出聲了。他祇顧吃菜，並且跟老婆扯拉點家常事務，詢問下油鹽柴米。他對兒子常常是用這樣無可如何的辦法去應付的。

可是，李民治却一點也不放鬆的問道；

「爸爸！我倒忘記掉問你，究竟這些麻布袋子你是買了做什麼的？並且你近來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錢？」

「你管不了這麼多，這是做生意……」父親有點支吾的說，跟着他又有點心虛的囑咐道：「可不能對外人講，以後你自然會知道的。」

李民治不說話勉強把飯吃掉了，那時已經是秋天的夜晚，天氣有點兒蕭瑟。父親又戴上瓜皮小帽出去了，並且臨走的時候特別警告母親說：「把大門關好！」李民治更是不可理解在沉默着。他雖則是廿三歲的青年，可是懂得的事物倒很不少。白天在一個公司裏的門市部做店員，晚上是到量才補習夜校去唸幾個鐘頭的書。就單單從報章雜誌裏他學得一付理解社會的本領。倒也十分懂得中國怎樣才能夠一救亡圖根的道理。

祇要他每一個月把工鈔拿回家來開支，固然家裏什麼事他也不用管，也管不了。可是這一會是有些奇怪，父親真是搗鬼。他有點兒知道父親在上海灘上做經理人，認識不少的東洋鬼子，近來父親的行動與言語，頗令人有些疑心他在幹什麼勾當。

疑心僅僅是李民治一個人，他也沒有這麼多工夫去想這情形的前後，抱着兩本書也就離開家了。

上海的情勢真的越來越嚴重，在虹口一帶，東洋兵穿着鋼甲鋼盔站崗巡邏着。市民們祇在期待着——個混亂的時期到來——打開晚報找尋今天的消息，搬了行李離開開北的住居……江灣的學校都放了假，都市是在戰慄驚惶中間了。

深夜，大概是一點鐘光景，他們一家人都已經睡掉。忽然聽得樓下有人在敲門，是那麼急迫的聲音。

李民治披起衣服下去，在門裏面問：

「是誰呀？」

「我！陰沉的聲音。」

這並不是平常的事，從前他們家裏沒有人半夜來敲門的，現在，門外答應的聲音又是那麼不熟悉。這可給他難辦了。正在站着躊躇的當兒，忽然身後鑽過去一個人影。看看，就是他的爸爸。是那麼毫不問話的把門打開了。嘴裏在說着：

「請進來，請進來！我睡着了些時。」

進來的人穿着西裝，用青呢帽把臉遮了半臉臉孔。李民治則不知道是誰，可是從講話和行動上看，無疑的是一個東洋鬼子。那傢伙走到家裏便導着那些麻布袋子說，是一口差不多的中國話。

「快些搬罷；等着用呢。」

「父親恭敬的遵從着；

「是，是。」

那個日本人出去喊了三個苦力進來。又是一包包的裝上搬運汽車去。李民治弄得莫名其妙的一站在一邊。大概在下半夜兩點半鐘才把麻布袋運完掉。後門「朋」的關上，聽得門外的汽車馬達在轉動，駛出衙堂去了。

父親顯得十分疲倦的樣子，打了個呵欠，眼睛睜了兩睜便預備上樓去睡覺去了。轉過身來發現李民治還在旁邊，他吩咐道：

「把客室裏的電燈開掉，大家睡覺去呀。」

「爸爸！我倒再請問你一下，究竟這是什麼一會事呀？」

「他們買袋子去裝米的，南通人。」

「裝米？我一看就知道是東洋鬼子。」

「瞎說！」

他近乎有點憎恨父親的詭秘，無可如何的上三樓去了。真有點百思不得其解的倒下床去。等到第二天醒來，把申報打開看下去，忽然拍着床叫了起來；

「對了，我現在才明白。」

繼續看下去，好像一陣陣的烈火向心窩裏燎來。馬上他披上衣服拖了鞋子到二樓爸爸的房

門口：

「爸爸！你是幹着這樣喪絕良心的事呀！」

「什麼？你說！」一邊用手背摸着鬚鬚上粘着的鼻涕，一邊急迫的跑出來問。

「你替日本人收買麻布袋，現在他們用那袋子裝進沙做打戰時用的掩蔽物。現在已經堆在虹口日本兵營都門口了。你想想該不該。」

經過兒子那樣不像兒子的態度把事情說穿以後，又可憐又狼狽的說：

「小爺爺！請你別叫這麼大。這事情事前我並不知道。」

「不知道？爸爸！你簡直是安心做漢奸的。」李民治由於過去所受的教育，使他不得不氣忿的再說下去。

「可別說出去呀！這是人命關係的。我們找幾個錢也好過日子。」爸爸有點警惶的警告着

，很可憐的樣子向兒子陪着笑臉說。

「我們寧可餓死，不願幹這種勾當。」李民治有點感動的說。隨着轉過頭去，眼淚莫明其妙的幾乎流出眶來。「爲你這樣幫他們的忙，讓中國人少打死幾個東洋鬼子，讓他們多打死幾個我們的同胞。」

爸爸門了他一眼抱着手上樓去了。

「九一八」紀念會是預定在市商會舉行，量才補習學校的師生早就接到了通知。李民治從下午就忙着標備次日參加的事，到晚上十二點鐘才回到家來。父親迎面就問道：

「明天的市民大會在什麼地方開？」

他冷笑一聲沒有答應。

「我看還是不要去的好。」父親把手縮住說：「免得又鬧什麼亂子。」

「爸爸！不是我不懂得尊敬長輩，其實說你實在是沒有點兒良心。」兒子顯然弄得過分不高興的爆發起來。

在蘇州河畔的市商會中，有着了羣的騰集。有着沉默着的哀悼。當着大隊——那鐵的行列北四川路橋前面進行的時候，人羣是在着吼啞了。

李民治在人羣中間呼吸着口號，頸子伸得長長的，可是當着領隊的人叫着：「消滅漢奸！」的口號時，李民治覺得心裏有點兒不爽快，他的喉間覺得有什麼東西在堵塞着。由不得想到父親的面孔，想到麻布袋子，他又在推測近日他父親在上交易所而每大半夜才回轉來的理由。自己已有難分內疚的低下頭去。

李民治回家去就是那麼愁眉不展的。

父親在家裏忙亂着收拾行李，他一進門就聽得喚他的聲音：

「民治！」

「什麼事呀？」

「你快點收拾行李跟我到天津去，別在上海這些地方鬼混了。到天津我可以替那找個官兒做做，好不好？」父親好像很得意的直起腰幹愉快的說。

「做什麼官？」兒子帶有點奇異和窺視的問。

海關上做事，該可以找一筆錢的。我到那兒是很有把握的啦。」父親一邊說着一邊從口袋裏摸出一封保遞給他看說：「喏，這便是介紹信。」

他把信打開一看，裏面全是日文。他雖則不懂，可是從漢字的意思研究下來，他已經很夠明瞭了。隨手不高興地把信拋在桌子上說：

「爸爸！你又要替東洋人做走私的事了。」

父親笑起來了，他倒很爽快的說：

「我老實對你說，這並不是現在才做的。上海的棉紗進口與進口，近一個月內全經過我的手。做這種勾當的人不止我一個。現在這種世道祇好各顧各的了。」

做漢好的兒子，他覺得簡單是一個極大的侮辱。聽到這一番話，更是氣得他頭昏。細細的想了一想，他點着頭說：

「也好，我跟你到天津一趟玩玩罷。」

「對了，這正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

那是一個落着細雨的清晨六點鐘。黃浦灘上的和平神還在被濃霧包裹住。李民治和他的父親已經上了一支太古公司的輪船——濟南號了。在江中，船已經掀起了一陣浪花，鶯聲清脆的鐘聲，這船已起錨了。

船身漸漸的向吳淞口外開去，使你漸漸的看不見牠的影子了！

三天以後，申報上登載了一段社會新聞；是說從上海開到天津的濟南船上。有父子二人。在出港第二天下午，正在憑欄看海景的時候，兒子便把父親便力推下海去，停船打撈屍，首遍尋不獲。此逆子名叫李民治，已由船主捕交天津捕房。

這件案子到現在還沒有了結清楚。

鐵的支點

十一月的風在蘇州河畔更是刺骨的寒峭，李強生把手縮在袖管裏，破舊的烏打帽蓋在眉毛邊，另外的兩個伙伴走在左邊，他們一路談着走進極司非而路中山路的豐田紗廠新廠的大鐵門。他們一進門便覺得情勢與往日不同，當然楊樹浦的工潮才鬧起來不久，這兒會受到波動的暗激的。在車間裏，在裝包房，都有互相的私語。大家冷心冷腸的做下去，好像在等待什麼般的。

全廠都已經浸在機輪軋軋的噪雜裏，電燈也在昏沉中明亮了。可是空氣却顯得分外的寂寞，等到李強生們進去以後，正好像在火油桶裏拋下了一點火星子。

他們三個人已經在四點鐘光景，跟另外的紗廠工人商量得好好的，在一間周家橋前面的草棚裏，當然誰也不知道。

事情可就在今晚上了。

轉過紅牆去，他們把黃興叫到角落里暗處說：

「你去叫阿大姐出來說話。」臨分手的時候他又補上一句：「可別要給老鷹看見。」

分開手後，火星子落到每個車間裏去，

公事房那兒的鐘才是五點一刻。

在中山路，周家橋，梵王渡……這一帶的路上正走着三五個一羣，三五個一羣的人影。煤屑路上移動着錯雜小碎的步伐，嘴裏低聲的談着話，手裏提着竹編的冷飯籃。

「哦，來啦！」

「哦來了呀。」

他們一羣跟一羣招呼着。

從不同的村鄉裏來，走進同一的工廠裏去。他們，她們，飄盪着還沒有睡醒的疲倦的身子，催命的汽笛又在呼喚了。那汽笛，在陰溼的空際斷續的掙着嗓子。

正在六點鐘，日工將放工，夜工將進廠。他們，男男女女都在騷亂中預備交替他們的「生命」，交替他們爲了東洋主人的報償的時候，在廠裏忽然捲起一個空前的風暴——

「朋友！我們應該不做工了，東洋人在中國開廠是吸我們大家身上的血。」

「喂，喂，男工三角錢一天，女工兩角錢一天，試問問大家，我們夠不夠吃飯。至少，我們要東洋人加給我們工鈔。」

「我們不是豬羶，永遠弗講閒話的。」

李強祥們在人叢中間站額來，腳是踏在幾個很天的木箱上。拳頭握得緊緊的。烏打帽已經擺在後腦壳上了。

黑漆漆的兩千多男女工站着，大家興奮的吼起來。

頓時，全廠的燈熄滅了。

本來住在廠裏常川警備的陸戰隊，一共有五十多人。平常吹吹軍號擦擦槍虛，戴着太陽徽

海軍帽的那付了不得的樣子，現在也祇好把槍橫過來，上了刺刀，虎視着這一片騷亂着的工人。然而始終也不敢衝過來，嘴裏儘在嘖嘖咕咕的。

公事房裏面的一位穿長衫的提高嗓子叫：

「有什麼話好好的說！」

「打」羣衆憤恨的喊。有男子粗沙的嗓子，有女工尖細的喉嚨。

四五百個女工先出鐵門去。

「別替東洋人做狗！你講話時留心些。」李強生跳下木箱來走到那個辦事員面前舉起拳頭說。那人退了兩步，回過頭去看了看站在後面不講話的東洋鬼子櫻島，那傢伙凸着小鬍子的嘴，小眼睛骨碌碌的。

兩千多工人一齊像錢塘江的潮水般的湧出門去。

工廠裏，祇讓東洋人和他們的哈吧守着黑暗的建築物。機器也停止轉動的轉動了。十一月的風在呼吼。

李強生們追在行列的前面喊道：

「我們到新廠去，到新廠去！」

跨過煤屑鋪成的中山路，便是豐田新廠，與老廠恰恰遙遙相對。新廠的規模更大了，那兒有極高的鐵鑄的瞭望台，東洋鬼子和一部機關槍正虎視着工廠的四周。在瞭望台還飄揚着鮮明的太陽旗，在這晚上是比較模糊了。

那時，新廠的夜工已經開始了。

新廠的職員看見了這麼多的工人擁擠了來，知道事情有些不妙，便把厚實的黑鐵門砰鏗一聲，關得緊緊的。前後的人都在呼叫；

「衝開掉，衝開……」

袁家全，劉孝忠，和李強生他們幾個人，在行列前面。在牆腳找了大石磚和木柱，又借着人羣的力量向鐵門衝擊，結果，新廠的門是被衝開了。職員們抱着頭像老鼠一般的躲到廁所裏。於是大家又在叫：

「新廠的朋友們跟大家一齊走，我們不替東洋鬼子做工。就做工也要加工鉚。我們都是一家人，大家相幫相幫。」

新廠裏的男女工人約一千人，也離開他們被榨取的工作，跟袁家全們匯合起來。

公事房，玻璃窗，發電部……都被搗毀了。電燈隨着熄滅。機器上的重要零件都被聰明的工人完全折着走了。

新廠裏在咆哮。

巡捕在路邊打着警急的電話。

捕房派出預備隊五六十人，坐着黑色捕車來了。剛剛在新廠門口碰見了他們的冤家。在巡捕們是以爲用警棍就可以驅散的，可是，出他們所預料的，那些做工的傢伙居然和他們「對抗」起來了。

李強生們也拿打鐵棍在前面橫衝直闖的打了過來。

「弟兄，別怕。他們有槍，我們有這麼多的人，鐵的拳頭，鮮紅的血……」河南老袁家

全向後面逃跑的人喊道。

二十分鐘後；

袁家全，被警棍打傷倒在地上，李強生和劉孝忠的頭都被打破。沒有力氣再打過來，結果，都被拖進警車裏面去了。警車裏面已經裝了十多個呻吟着的工人。

然而，剛剛平靜下來的潮水又湧起來了。在騷亂中四五十個人衝過來，手裏都握住石灰，向巡捕陣線灑了過去。哼，很多人真是中了這一條計。眼睛都被石灰眯住警棍不知打到那一邊才好。豐田廠向工人們在狂笑了。

商團俄隊八十人的隊伍開到，手裏握住上了子彈的快槍。一字兒排列在中山路上。

曹家渡六區公安局也派了六七十人前往彈壓。

那時，情景是給人忘不了的！

很多巡捕守護着停在中山路上的捕車，在蘇州河橋上擁擠着很多的工人。手裏握住木棍甚至於比武用的關刀。女人淚痕滿臉的向人訴說東洋人的苛刻，中國洋奴的無恥。在小手掌裏還握住了很多石灰。

工人的前面被公安局的警察阻擋着。空地上全是石灰粉和瓦片。小石塊一盞很亮的煤汽燈高高的懸着。在工人的後面花樣可就多了。這是多麼有趣味的一幅剪影呵！

當時，在對抗的局面下，工人沒有什麼可說的，僅僅祇是要求把捕去的工人釋放出來，不然他們不願意解散。這種堅決的局面是維持下去的。可是，在後面，就有着一「釜底抽薪」的陰謀發現了。那當然一位「先生」之流的人物，和着三位大夏大學的受過高等教育者，在橋上走

來走去的顯得很有身分的樣子，穿着秋大衣，白俊的臉蛋兒，在那兒擺來擺去。不久，靠在橋欄上便和一些工人談起來，自己以為是很有智識的樣子教訓道；

「你們不要受人利用，鬧了是自己吃苦，打東洋人有政府的軍隊，與你們毫不相干。你看，再鬧下去那些商團放起槍來可不是耍的。」

「對呀！要吃虧的，自己又沒有槍。」

幾位先生你一句我一句的說着，忽然前面拍照相，鏡光閃了一下，大家便往後面逃，以為是槍打來了，在前面的工人回過頭來罵道：

「跑啥格，臊那娘，怕就弗要來。」

跑的工人們都回來了，可是那幾位大人先生們不知道溜到那兒去，影子也沒有看見。工人們的陣線並沒有如他們預期的那麼容易粉碎，他們還在大家醞釀着衝過對方去。

到夜裏十點四十分。

一個穿馬褲呢大衣，滿臉和氣的先生走到王三省裝包工人的前面說：

「拘捕的工人可以放釋，不過有個條件——那便是大家馬上解散回家。」

王三省徵求了大家的同意答應了。

被打傷了的李強生，袁家全們從黑色捕車裏放了出來。大家跑過去抱起他們，雖則喜歡，在暗地裏却有幾個女工流下淚滴在單薄的破衣上。

臨時湊了點錢，李強生們帶着血跡被工人送進山東路仁濟醫院。

十一點鐘，大家解散回家了。

翌日，中山路極司非而路老新兩廠是那麼寂靜，一個工人都沒有去進廠做工的。大鐵門緊緊的關着，上面粘着一張白紙，寫着「暫時休假」四個大字。

五六個東洋陸戰隊的士兵，荷着長槍在馬路工廠附近來往的走着，牛皮鞋在堅硬的瀝青路上發出沉重的聲音。

陽光在冷落的射着，蘇州河裏的船無聲的划過橋去。從梵王渡車站向杭州去的火車，從鐵橋上經過，發出尖銳的叫聲。秋天的空際仍然版着一塊寂寞的臉旁。

綏東民族解放戰爭爆發了？

一個禮拜以後，豐田紗廠有點「吃不消」。屈服地接受了工人們的要求——增加工資，改良待遇……結結是勞苦的工人又鳩形垢面的擠進漆黑的大門。

李強生和袁家全幾個人的傷也已經養好了。他們出了醫院回到周家橋草棚子裏去。可是並沒有跟着大家去上工，因為工廠裏已經把他們開除了。

王三省代表工友們去探望他們，隨着帶有點感傷的口氣問他們道：

「那麼今後預備怎麼呢？到什麼地方生活？」

「不，我恨東洋鬼子巴不得吃他們的肉，到綏遠去殺他們一個痛快罷。」李強生說。

「慢慢的去罷！」

「我們馬上就要走。」劉孝忠舉着拳頭說。

「那麼路費呢？」王三省問。

他們可就默默無言了，互相看了一眼，嘆口氣。十一月的風在陽光下一樣的刺人。他們一

邊談着，邊走進豆腐大嫂的茶鋪去。

王三省和他們分手以後，到新老廠裏找到阿大姐那一班人商量，一個人指出兩三角錢。共是兩百塊左右，由王三省內送去給李強生們做旅費，

「我們怎麼忍心要呢？」袁家全悽然的說。「大家省下來的血汗錢」。

「這是大家心里情願的。」王三省再四的說。

李強生把那些一角兩角的零鈔票集攏成的兩百元接過手來，啞聲的說：

「請你謝謝大家」。

一天清晨。李強生們四個人各人帶了一個布包。到北火車站。在車站門口跟幾個送行的朋友叮囑道：

「我們的家小要仰仗照拂。」

河南袁家全沒有什麼家小，可是在廠裏跟細紗間的女工金妹很相好，今天祇好來送行，眼睛哭通紅通通的，大家事情逼到這樣地步，也顧不得什麼恩愛了。

「多寫點信來，請強生阿哥代筆。」金妹追上一步說。

「唔唔」袁家全心裏也很難過，

爲着要省點月台票，王三省和八九個伙伴們都不進站去了。大家站在軟繩欄邊看着他們四個高高興興的走進車箱去。

無線電播音報告了上行快車要開了。

汽笛叫了一聲，車子慢慢的移動，無線電奏着悲傷的曲調。

大家翹首看着遠遠的地方，金妹流下兩行淚來。王三省却高興地說：

「他們殺東洋鬼子去了。」

煙雨錄

肩輿從玉皇閣側邊的石級上山了。昨夜剛剛是落一夜春雨，路道却祇潤濕沒並不泥滯。我要力伏放下轎子讓我步行，這在他們也很高興的。

時令還不到山洪暴漲的現在，廣闊的澗面與及石罅間僅流着一痕清泉。琤琮地細語。或隱或現。巨石上鋪遍了清苔，溪流上浮着茶片。隨時，這上山的道路總是循依着潤流的邊沿，仰首一望，令我們想到李太白的：「黃河遠自天上來」的詩句。因為遠處正垂瀉着明亮的瀑布，那一片晶瑩的水簾。

扒了數百石級，已經十分辛苦了。才坐在回馬處休歇休歇的當兒，後面的衡乘轎子却趕上山來。抬我的力伏要我坐上轎去跟他們一齊走路。這種要求並沒有什麼理由可以拒絕的。

前面那四乘轎子上坐着城市上的婦人，僅僅的讓我看見她們腦後一叢灰白的頭髮，使知道她都衰老了。她們都沉默地不愛互相談話。手裏緊緊的握住泰山特產的大元寶——錫泊表面貼着紅紙剪的：「黃金萬兩。」另外一隻手握住一束香燭。

抬我的這兩個姓劉他們是年青的兩兄弟。喜歡對我問長說短的。剛近山麓時便告訴我泰山上的很多名勝掌故，現在，他又向我說：「前面的老婆婆是上廟還願的。」

可以說奇怪然而並不稀罕的事：沿山道的每一小段停腳處都有乞丐拿着竹筐向旅客苦索銅子。婦人，女孩子，還有赤着肢體大約六七歲的娃娃。他們嘴裏唸着一定的那齣句山東腔的禱經，甚至還有追隨着轎子歌唱俚俗小調以圖取悅於人的。

中途時我被窘住了，所有的銅子都給完。可是前面的乞丐餉正多着呢。乞丐抬着筐子跟着我前面的齋婆討乞，等到他們把筐子移到我的眼前時，看見筐子裏僅僅稀疏的盛着六七條白線捲。並沒有一個銅子。這增加了陌生的旅客的思索了。

這是什麼理由呢？

「爲什麼他們的筐子裏全是棉線呢？」

「是前面的老婆婆賣的。」轎夫平淡的告訴了我。

「不給銅子却施線這真奇怪。」我不得要領的自己在懷疑。

「這是很多年的習慣了。上廟還願的人說：讓這些叫化子拿棉線去做點女工，免得她們胡思亂想的。」

「胡思亂想？」我驚訝地叫出來。

「對呀，她們成年的就祇想討便宜不去做工，心裏面總不安份。所以才這樣做的。一則，城裏的齋婆們也花不了這麼多的銅子。」

「泰安縣的縣老爺也不管這麼小的事。」在後面抬轎劉老二補上這麼一句感嘆的話。

「從那一年才想出來的辦法？」我問。

「大約總有十多年了，這種法子還是因爲出了一樁亂子才漸漸的不給銅子而施棉線的。」

「哦？還出了一樁亂子？你告訴我罷。」

在山谷間顯得說話的聲音很大，前面的齋婆回過頭來瞅了我一眼。

「南天門」的紅門洞夾在兩峯之間，那樣高峻地貼在青明的天際，紆曲的山道隱現在古松

翠柏掩覆之中。那時候我們的轎子已經到五大夫松。呵，你回首俯視，多壯觀的景啊！才剛剛才越過了的岡巒小嶺已經被雲海氾濫了。那如像巨蟒的來路也被淹沒。汹涌的浪痕之間僅僅的露出一座孤島，我們忘記了那島的名字，是方壘？圓橋？

我呼了一口冷氣，唾棄了看不見的塵囂。然而，眼前的事實却粉碎了這中古氣味的夢幻，因為我看見城市的毒手搗壞山野間的安逸了——

「說罷！你告訴我出了什麼亂子？」我坐在斬雲劍側邊向着那項頸間的汗水的轎伏詢問。「話是很長的！」轎伏坐下來對我說：

在泰安縣沒有田地的人愈來愈多了，本來壩子裏面的田也僅僅能夠種些大豆小麥之類。然而這些田都因為高利貸的拖欠和租金的遲付歸併在十多家人的手裏。

那些無法謀生的人；忍得苦和會服從的男子們被募去吃糧當兵。他們轉戰南北永遠不見回家來。餘賸下的渣滓便是蓬首垢面的婦女，赤身露體的小孩兒。

餘賸下來的渣滓被掃棄在叢山峻嶺之間。她們佔據了泰山上每一個石級的停腳處，截徑苦乞度過殘生。

十多年前，旱災兵禍以後，一個二十四歲的姑娘帶着她小一年的弟弟從鄉鎮間爬上泰山來。他們的理想正如嵐霧那樣的混沌而渺茫。暗垂的淚洗不盡他們的枯寂。

和別的人一樣，無偏的自然給他們的方便。運用了枯草敗葉依岩附壁的營造了兩人的住居。他們帶上山來的黃狗守候在門口。

「山靈廟宇多，」隨着求子乞福的就也不少了。過去的刻薄姑且不管，暫時的功德豈可拋開。於是齋婆每一上山便準備不少的銅子沿途施布。阿彌陀佛！那些渣滓得到「重視」，菜油米鹽之資遂仰及於此，善哉！

新的「移民」——那姑娘的芳名是秀秀，她的伶俐霸佔了歇腳處的一級。而她的弟弟阿蓬生每天每晨去遍山上找尋野物和柴枝。在熱鬧的街頭把其所得換得油鹽來。因為他們的菜在山上摘拾即可，要麥子却也可以偷一片小地種點點兒。在中天門的石磨上把麥子碾淨了。

他們顯然是做乞丐與樵夫的職業生活下去。

秀秀是兩三百個乞丐中間很美貌的一個，苗條的身軀和流動着的大眼睛，路人爲之側目的。然而有時候脾氣是比較烈些，除開她的弟弟以外。

黃昏時候，看看路人稀少了。她趕着回草棚去做下兩個人糊口的飯。等候着她的弟弟沉默地擔着什物上山來。

天黑，四山靜穆無涯，像漆黑的屏風似的峻嶺擋不住吹襲來的冷風。草間的蟲在低吟，林莽裏的豺狼在悲號。伏在柵門口的黃狗向着滿天繁星狂吠。

他們跟別的一般乞丐那樣，在疲倦後預備睡了。可是不，蓮生用竹管做成了一支簫，他的姐姐喜歡在靜夜裏聽他信口吹奏的淒涼之曲。

深夜，月色漸漸的從山頂射下來，幽谷裏祇聽幾縷悠曼的簫聲。

生活雖則成天奔忙，在他們已經覺得足夠了。蓮生在鎮市上賣柴中得合併上秀秀乞來的銅子，似乎不必顧慮兩個人衣食了。

秀秀站在她所「專利」的那一段停腳的地方，看着蜿蜒的山下兩道路，看看有沒有客人的蹤跡。祇要在茂林蔭覆的石級間鑽出齋乘轎子來的時候，她這類單純的心早就活躍起來了。

等到轎子靠近時，她趕上一步，擺着那付康泰而又惹人憐愛的臉孔說：

「大老爺！好太太，

施捨幾個糊口錢，

到了來年，

用不着燒香還願，

兒孫滿堂，

元寶滾進大門來。」

香客們看了她的臉嘴一眼，顯得十分和善仁慈的樣子；從轎子上丟下一個銅子去，在石道上清亮的聲音。秀秀俯身拾取銅子的時候，香客們很像做了一件善舉般的昂然地去了。

她坐在古松側的岩石上，期待的眼睛向四面瞻望。漸漸的夕陽靠西，山岳靜穆。聽得南天門敲動了悠沉的鐘鼓。

香客們都趕着下山了，因為稍稍再延遲到黃昏，丘壑間就照例的要落急雨。等到轎伏那雙促忙的腿抬着頗有倦意的齋公齋婆過完以後，便看見她「相依爲命」的弟弟從半山的嵐霧中趕着他的歸程。

祇要看見弟弟的扁担空閒的擱在肩上，手裏提着竹筐。秀秀十分喜悅的跑下石級迎接蓮生。嘴裏照例的問：

「你睇不累？」

「不。」

「賣了幾個錢？」

「三十個大子。」

「城裏面有沒有什麼新鮮的事？」

「我看見衙門前面有外路人，好像做官人的樣子；旁邊還跟着幾個大兵。」

「看樣子是剛來的罷。」

「唔，我看明天一定上山來的。」

他們說着一齊的轉過小小的丘岡去。

蓮生每天太陽還不照到對面橋頭的時候，便要到樹林裏砍柴。有時碰見同伴的寒喧兩句，不然就是單獨一個人，斧頭在臂膀間用力的揮動着。剛剛睡醒的兔子悄悄溜過身後，雀鳥和溪流合奏着「春朝」的讀曲。

胡亂吃了幾個饅頭，擔了乾柴便下山去，秀秀送到路邊，囑咐道：

「弟弟，今兒帶點豆油回家，不然夜晚祇好黑摸。」再接着說：「你慢慢的走，別慌！」

她微笑着，頰上陷進兩個女孩子最寶貴的笑渦。姐姐是理應備加溫存的，因為他們沒有父母已經不少的年代。親戚老早的忘記他們。除她，誰來關懷那樣純善而強悍的蓮生。

「是，我知道。你別囉嗦了。」

二十一歲的漢子擔着柴，喘息了幾口，扁擔從左肩換到右肩。和着幾個同伴走了。城裏的耳聞讓蓮生報告出來，也不過是很普通的現象。偶然的提及，隨着也就簡單的忘記了。

到中午子時光量；廟裏敬香的，旅行遊覽的人都被轎快喘着氣慢慢的抬過五大夫松。秀秀追隨討乞，竹筐裏已經裝了三十多個大銅子。剛剛在用心地數着被施捨得的錢，却看見幾個兵簇擁着一個穿黃呢短衣的胖子上到自己的停腳處。秀秀馬上端住竹筐搶了靠進轎子哼着乞討的調子。

轎子裏那位十分夠神氣的「老爺」死盯了她一眼。老爺看這乞丐有這麼一塊俊俏的臉蛋兒。又很年輕，結果是從身上拿出一個銀圓拋在秀秀的竹筐裏走了。

在秀秀簡直有點不大相信這事實；掂了一下，很重。仔細看看，上面的確刻着圓腦壳。她從沒有想到這樣的幸運，也從沒有聽過。頗有點兒疑心是那胖子頭昏了。

這件稀有的事馬上講開了，從秀秀的嘴巴子出發。互傳到沿山道的每一個乞丐。有些不相信的簇擁成一窠。人多話長；

「真的，一點不假。」

「秀秀姐姐發了橫財。」

「要夠你討十幾天了，哈哈！」

.....

傍午，秀秀又看視那一批人下山了。她已經很滿足，不願再上去麻煩別人。祇坐在巖石邊和大媽談天說地的。可是那胖子乘的轎子子剛剛到秀秀身邊的當兒，望著那位「施主」笑了一笑。有兩個兵便走上前來：

「喂！」

秀秀嚇了一跳趕快站直了身子。掛着小槍的兵笑着說：

「我們的團長說：你這女孩子很好，今天可沒有帶多少錢。他想多賞你一些，也好讓你分配接伙伴們一點。團長要你跟我們進城裏去拿錢回來。」

「不，謝謝，我已經很夠了。」秀秀一邊笑着，一邊點着頭。

「你得去拿一點來分給你的伙伴們呀。」

鄭天媽是一個愛貪便宜的老婆子。她靠著自己的那張嘴巴子找衣食的。那勤務兵的話她聽得很實在。這事總可以對自己有點利益的。於是她扯平了那件補綻的衣裳走到秀秀身邊狡詔的說：

「秀秀你去罷。別人是好意你怎麼不依？去罷！」

「弟弟快要回來了。」

「還早呢，啞，天陽才當頂。等到他回來時我會照拂他。」

秀秀十分爲難的沉默了一陣，鄭大媽把她一推，秀秀無可奈何的跟着轎子下歇馬處去了。

卯時光暈，忽然驟雨霖霖滿山了。雨聲在幽谷裏發進淅淅的聲音。烟霧遮遍每個峯頂，悠悠的移動着。古松蔭覆的石道更覺昏暗，小橋下面的溪流流淌得愈疾。秦岱的風雨是這樣無常

的阿。

烟霧中一個拖住疲倦的脚，肩上橫着光光的扁擔的那個男子上山來了。

這是很例外，在歇腳處並沒有看見他的秀秀。因為落雨回蓬去了？他走過小丘岡，往自己的茅蓬去向裏面一看，並沒有一個人影。左顧右盼了些時，提高嗓子喊：

「秀姐！秀姐！」

濕潮的空氣中，祇有幾個回聲。

黃昏裏模糊樹下轉過一個人影。蓮生在底聲的喊，不是。但却有了回音：

「是蓮生嗎？秀姐兒下山去了。」

「爲什麼會下山去的？」他焦急的問。

「有一個施主要她跟進城去拿錢，說是要給大筆的大龍洋呢。」

樹下的影子他看得清楚。

「爲什麼我在路上沒有碰見呢？」

「去的早了。」

他愁悶地回到茅蓬裏去，坐在蓆子上看着蓬頂漏進來的雨水一滴一滴的有規律地打在一塊石磚上。肚子應該是飢餓的時候了。

黑夜裏山雨更大，然而他不顧的奔下山去下。

據說是這樣的；樵夫蓮生到了城裏多番的探詢，才知道那位所謂的團長看中了秀秀的姿首。把他騙到火車站搭上行車走了。他的秀姐不在，他好像第二次失了怙恃般的痛心，瘋狂，到

了翌日天亮，到縣衙門去鳴冤。

「你媽的，縣長還在睡覺，你有什麼鳥冤值得大驚小怪的。」縣警在門口干涉。

蓮生含著滿腔的忿怒的火焰，經這一撩撥。眼睛睜得通紅的就是幾拳衝腳，將縣警打得像條病狗的躺在地上。

這事情鬧開了來，縣長升堂嚴懲，定了三個月的監禁丟進牢裏。蓮生每天的詬罵是被皮鞭報償了。

三個月以後。

他沒有斧頭，他沒有家。他徘徊在靜寂的山谷裏。

從那時起，警山上忽然發生了很多次殺人搶劫的事。強盜據說是有八九個人一夥。這些時的旅客和上廟燒香還願的人，「裹足不前」了。

夏末，團兵的搜捕，「再犯」蓮生也在其中。賊證確鑿，縣長老爺執法如山，六個強盜被處死刑。喊着：「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該殺的昏官。」——走進法場。

過了幾年，是秋天。一個被奴役和蹂躪過的渣滓——秀秀陡然出現於泰山的曲徑間了。雖則她的頭髮是那樣蓬亂，雖則她的臉龐是蒼白而瘦削。可是常在一塊的舊日的伙伴雪妹錯認出了她：

「你是秀秀呀！」

「「……………」」她點點頭走進一步去。

「這些年怎麼了？」

秀秀滴下忍不住的清淚，向很多圍住她的討乞的婦人們講說：

「……………」

最後她嘆一口氣；

「現在那傢伙病死了，樹倒猴孫散，我才回來看看弟弟，誰知，誰知……………」

她啼不可仰。

隨着，獨自在山前山後走走，又看看當年和弟弟住的草窠除了一支竹籬已經蕩然無存了。山岳仍然傲然的矗立雲天。

她把帶來的錢分一部份給在山道上乞討的婦孺。自己便在山半的尼姑菴裏剃度了此殘生了。這件事情讓全泰安城的神着世家之輩當作了飛短流長的資料了於是齊公齋發爲了使這乞討爲生的泰山上的婦人勿爲金錢外物而移其志，不賞銅子而改來施「棉線」了。意思是叫她們把得到手的棉線一根根的連接起來，做點女紅，免得「亂想心思」云。

秀秀把了件傳說告訴了我以後，要我乘了轎子上南天門去。

從玉皇頂下山的時候，陡然天色一變，冷風刺膚，驟雨忽臨了。趕着下山的時候經過一個尼菴，轎伏說：

「先生！雨落得不小，要不要在這菴裏歇息一會，剛剛說的秀秀就在裏面。」

「好的！」

我冒雨推開半掩的菴門，裏面好像虛無人聲。僅僅有一個斜坐在矮欄上的尼姑，穿着玄色的僧衣。年約二十餘歲。眉宇間猶有餘愁的樣子，在優閒的吹着一支裂得簡陋的竹簫。

「聲咽聲」；咽不破泰岱春暮的烟雨。

驕伏悄悄的告訴我：「就是這」。

我們的驕子離開山麓時，高峻的泰岱僅是迷濛一片了。

一九三六·五·十二。

祭 竈

開始在這產棉區籌設大生紗廠是在六月間的事，這工廠將建立在距離吳淞口五小時水程的揚子江邊。

資本，那些紡紗機械，從都市裏輸送到該口岸。工人就當在地招僱，這樣併合起來，預定在十月間開廠。

張老闖過去是滿清朝裏的狀元公，民國初年任過了實業部長之流。在那個「淮之委，海之端」的小地方，張老闖成了被庶衆崇拜的人。一方面是實業建設的鉅子，一方面是學富五車的狀元。

就照例稱聲張老闖罷，他對於自己的新興事業——大生紡織廠的經營計劃可算費盡了心力。各方面的要人們都贊助了他，並且放下了不少的資本。他向外面打着的口號是：

「抵制舶來的東洋棉紗！」

「救濟本地的失業民衆！」

所以這個工廠的名字曰：「大生。」

機器的購置，工廠的建立，花費了若干的時間。結果，在那麼一個荒僻的地方矗立着高大的樓房。最令人注意的，便是靠着河邊的圍牆裏那一隻很高的烟囪。

在田地裏收棉花的時候，大生紗廠便在市集上設立了「收買新棉事務所。」等候鄉民出售他們的農作物。連帶着焦炭和黑子的棉花，一包包的運進廠去。

於是：
在街巷中白紙帖上面寫着：

「大生紗廠粗紗間、細紗間、紡織間、染色間、招收男女工人。×月×日截止。」
每個附近的鄉鎮，沒有田地耕種的男女都聞風集中到「唐閣」來。唐閣一向被稱爲「小上海」的。因爲那兒除了這剛設的紗廠以外，還有一個不小的榨油廠。

張老闆在家裏大設筵席招待全國棉業統制委員會的代表，還請該地縣長作陪。在席間他曾經很高興的聲明道：

「新廠大概可以在下月初開工了。現在棉花已經收得不少，訂好的美國棉也不多運到了的。」
「那麼工人招齊了沒有？」那位委員應酬的問。

「哦哦，對的。工人已經在五天以內就有兩千個人報名。真不知那兒來這麼多。現在從上海申新紗廠裏面請來了幾十個熟練工人，這兩天在教他們學管紗車。……」張老闆顯得十分豪爽的樣子答應。

據說「狀元公」之所以仍然吃「民國飯」者，倒也並不是失了節，却是因爲他「力贊成康梁之輩的「維新」。」再說，他老先生的「維新」是十成十足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道統。豈不看見麼？工業之建設固爲人稱道，而「性愛怪那丹汞之術，」在「唐閣」一帶也是無人不見無人不曉的。

那一天，在縣鎮間少有的一輛漂亮的汽車沿着河邊駛過來。到了大生紗廠門口，縣政府裏

派來站崗的團兵把張老闆迎進大門去。已經是六十多歲的老頭子，領邊粘上一片灰色的鬍子。額頭很高可就顯得眼睛很小。頂特異的是他眼睛看着什麼地方連動都不會動。本來穿着一雙方頭緞鞋和手頸上戴著的那圈兒數珠，看上去好像十分的學究氣，可是他又戴着頂小呂宋的呢帽和嘴裏含住的福爾摩司烟斗。看上去又好像標準政客的模樣。張老闆的打扮實在不覺得順眼。「啞！啞！自來水管爲什麼讓他開着。水真不容易得，你們這樣濫費。」張老闆一邊嘴裏唸唸有詞的說着。幾個從裏面奔出來的小職員，技士，圍繞在左右兩邊。

廠裏面是比較靜寂的，緣因是：裝設早已齊備，然而尙未開工。陽光射在高大的風火牆上和铁塔的東邊。一些男女工人一叢叢的聚集在那兒。

經理，高級辦事員……都擺着那付察看的架子走進車間去。張老闆戴上眼鏡昂起頭上下俯仰。他得意的笑起來。那輪軸，那動的皮帶，那響亮的小摩托震動在每一行車床的下面，千百的工人……他的手不住地拍着自己的胸，因爲他那「如花似錦」的未來使他心跳。他心裏在想：「這些可又是我的了。」

漸漸的移動了脚步走出車間。

※ ※ ※ ※ ※

手頭上的數珠一粒粒的從他指頭邊移過去，張老闆好像是在：「祝福。」

雖則廠主因爲那「不變資本」已經放下去的關係而急急要想早日開工，可是工人可就更比他還焦急；因爲他們都閒得難耐，飯也吃不夠，沒有再能夠退一步着想的。

一個工人代表到城裏張公館去請示：

「大概什麼日子才可以開工，請大老爺給我們個明白。」

「廠裏什麼事都弄清楚，就選擇個黃道吉日也很容易，不過，……有一件比較難辦的事還解決不了。」張老闆把眉頭一繃，福爾摩斯烟斗從嘴裏拔出來，好像很愁悶又很泰然的答。

「有件什麼解決不了的，能不能告訴大家看想點辦法。」穿着對襟藍衣服的代表移進一步逼着問。

「上海的規矩大家懂不懂？」

「有些人曾經在那地方做過生活的。」

「那好啦，在上海做過生活的該知道工廠未開工以前還有祭灶這麼一回事？」

「祭灶？」那個代表瞠目以對的樣子，大概他也實在不知道。

「對的，這是爲了大家吉利和廠方的生意興隆的關係不得不如此，祇要有了辦法馬上開工。這倒是極其困難的問題。」張老闆抽了兩口烟慢慢的吐了出來，好像在深思。

事情隨着由一張嘴巴傳遞出去，千百的勞動者在聚集着議論紛紛。有個年紀比較大些的人在牆腳下高聲的說道：

「祭灶！你知道是什麼一套把戲？哼，我從前在浦東的時候是見過的。」

大家把那塊灰暗疑慮的臉龐互相看看，不約而同的圍了過去。那位說話的便扮演了一齣獨脚戲。說白還要帶做工的歷述了那以往的所見。

大家的臉色突然陰沉了。

「哦……」

「還要來麼？」

「我真怕聽他再說下去。」

「其實這也很普通。」

「……」

人羣裏低聲的在發表自己的意見。

當着人散以後，運昇獨自走在江邊。黃昏時候的風，雖則寒冷，他却把衣服的紐扣解開。低着頭好像在思索帆船靠岸時的人聲漸漸少了，道路上也如像往常那樣沉寂。

運昇是祖上就住在唐關附近的金牛鄉的。他們弟兄分家以後所得到的一份田地，一坐吃山空，僅僅不到五年可就賣光了。老婆跟剛生兩年的小孩現在是要賴他做紗廠工人養活的。欠了劉二爺的八十塊錢却被逼得跳梁。

一向他就討厭劉二爺催眠的面孔和自己的兒子龍寶的哭聲。要是沒有，兩口兒一齊到大生紗廠裏面做工，倒可以說「苦做苦吃」十分暱意。從前他沒有法子擺開來。好了，現在可正是他唯一的機會，不二的法門。

自然的愛和生活的慾在交戰。

遠遠的便看見路邊的金牛鄉平鋪在深灰色的田野裏。他極力鎮定，極力設法擺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想快些回家去。

老婆正抱着龍寶預備跨進矮門裏的時候，便看見他回家來。老婆笑着迎面站住嚷道：

「龍寶成天指着這條道說你去了，老用手指着要我抱他去找你。淘不得氣，祇好抱着在路上走了一陣子。」

運昇顯得比平日愛他的孩子，他趕上一步很熱烈的抱過手臂間。並且點着腦袋逗弄在臂間的孩子：

「哦啊？爸爸愛你，等會買香糖吃。好罷？喔？」隨着他不自主的狂笑起來了。那一晚，運昇好像發癢疾般的覺得身上時冷時熱。

翌日清晨，運昇說：「領孩子到廠裏玩玩。」的話騙過了老婆，便趕到城裏，逕直去拜會張大老爺。

剛進花廳，老闆的那隻死魚般的眼睛便緊緊的盯住他。

「你是誰？」嚴厲的聲音。

「廠裏新進去的工人。」

「有什麼話要說的？」

「聽說老爺打量祭灶以後才開工。」

「不錯。」

「我這個小孩是童男子！」運昇的聲音在打顫。

「好極，你真的願意嗎？」老闆一副貪婪的笑。

「……」說不出話的人僅僅是點了點頭。

「你要多少錢？」

「八十塊錢，靠老爺恩賞。」一付哀懇的樣子。

「那太多，那太多。」

「……………」

「五十塊錢罷，你答應就帶進廠去。」

張老闆決然的出了花廳，而運昇却茫然的出了府門。

緩緩的走在路上時，孩子已經睡熟在爸爸的懷裏了，一方熟睡的小臉上被淋下了大點的淚滴。顫抖的唇吻近溫暖的額頭。

揚子江無聲的流過這口岸。時晷已經暗移了。

一九三六，十，六。

剛剛是一夜的狂風暴雨以後，空氣顯得分外的清涼。天上大塊的雲在迅速的移動。鄉鎮間的老百姓常常是仰着頭仔細的瞻看。地下也更潮濕，落葉鑲進柔軟的泥土裏，江水湧在石岸邊。短距離間的快船駛過相當寥廣的江面。這時，在岸側矗立宏偉的建築物，那產棉區的唯一紡布製造機器——大生紗廠裏面，已經被數千男女勞動拍賣者擁擠着。遠近鄉鎮的人好像少了許多。

在大鐵門口粘着一張朱鮮紙，上面寫着如下的文字。

「本廠定於十月六日正式開工，所有過去僱用之男女工人必先齊集，聽候廠方予以工作執照，並編定號碼，特公佈週知。大生紗廠事務部佈」

那張長條桌子橫擺在空場上，正對着聳立於鍋爐間邊的烟突。（那紅磚砌成的烟突爲着附近很少工廠及高大建築物的關係覺得分外的高大。）在橫案上，陳列着豐富的供獻，祭茶，祭酒。香烟繚繞着檀木的氣味，臘燭閃着一對欲熄的光亮。

工人們騰集在烟突前後，一片漆黑和一片嘈雜。

張老闆和職員們正「子時」走進空場的橫案邊。副經理穿着長袍馬褂鄭重其事的向大家問：

「運昇來了沒有？」

「在鍋爐間。」內中有人答應。

「把他喊出來！」

「是。」

運昇有些神志昏迷的把孩子抱到橫案附近。於是隆重的典禮開始——張老闆跪下紅緞子的蒲團，向烟突那一邊磕了很多頭。敬酒，奠茶，諸禮儀畢。

副經理吩咐「祭灶。」

另外一個領班的大漢將運昇手裏的孩子抱過去。運昇的心好像開了裂，湧起了全身的冷汗。他跟着領班走了兩步又縮住腳。

領班一支手抱着孩子另支手抓着烟窗上事前準備好的扶梯上到最高處的日子。女人都掩住一包淚仰首看着。大生紗廠的老闆立在後邊無語的看着，手裏數着那十八粒沉香數珠。

然而，領班到了烟窗口又降下來，孩子仍然在他的手臂間。

「怎麼？爲什麼又抱下來？」張老闆驚異的問。

領班從烟窗腳跑到橫案的旁邊，領班語啞的向張老闆申訴：

「老爺！我不能幹這種事情，這孩子剛到了烟窗口便笑起來，我不忍心拋下他。」

「蠢才，真不是男兒漢！滾開些！」張老闆大發脾氣，隨着提高嗓子向人叢中叫道：「你

們什麼人願意去，有賞！」

沒有人答應。有十分鐘的靜默。

運昇抱着孩子走近張老闆帶哀懇的腔調說：

「我去，不過，不過，求老爺開恩多給幾塊錢。」

「好，不成問題。你上去罷。」

父親抱住自己的孩子好像十分堅決的樣子上了扶梯。到烟窗口時，上面的人僅是很小的一個，可是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運昇把他的兒子從烟窗口一放，手裏面已經沒有東西。

下面的女工們都蒙住了眼睛。

張老闆手頸上的十八粒沉香木數珠，一粒粒的從他指頭邊移過去，他好像在：「祝福。」

※ ※ ※ ※ ※

有幾個男工走到烟窗下面去看看，搖着頭說：「孩子已經七竅流血的被摔死了。」

在廿分鐘以後，大生紗廠每一個車間便由於鍋爐的蒸汽發動力的轉動開始「生產的事業。」

「工人們生活在沒有日夜的環境裏。一直到現在。

黃昏，運昇到了家裏，老婆看見他便很驚異的問：

「小龍糞呢？」

運昇從破籃的口袋裏面摸出一束鈔票，拍的一聲丟在桌子上。

老婆看看錢又看看運昇那一塊蒼白的嘴臉和佈滿血絲的眼睛，立刻就明白了一切。

一九三七，四，三十。於滬西。

後記

此係予短篇結集第三，簡陋本無足行世，朋輩促督甚殷，遂爾付印。內有戰前在滬發表諸篇，一併附之，似覺畫蛇添足耳。返梓經年，百無聊賴，遙念在他鄉與文藝界諸先進同遊時，不棄愧然諾然。蓋遷居後方，論文論行皆不敢為諸文藝界友人告。所僅有者，惟此一冊覆瓿章句也。印行此書，承讀書生活社鄭易里兄之助，又承邱璽先生為製封面，崇文印書館多番予以方便，謹致謝忱。

馬子華二十八年八月三十日

版 權 所 有
不 許 翻 印

飛 鷹 旗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八 月 出 版

馬 子 華 著
定 價 五 角

發 行 者：讀 書 生 活 出 版 社
印 刷 者：崇 文 印 書 館

82

713214

(2)

